

达知
315

国学经典藏书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战国〕孟轲 著

优惠
折扣本

时代文艺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国学经典藏书

孟子

战国·孟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 / (战国) 孟轲著; 崔钟雷主编. —长春: 时代
文艺出版社, 2010.2 (国学经典藏书)
ISBN 978-7-5387-2914-6

I. 孟… II. 孟… III. ①儒家②孟子—通俗读物 IV.
B22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1993 号

孟子




- | | |
|-------|--|
| 作 者 | (战国) 孟 轲 |
| 主 编 | 崔钟雷 |
| 副 主 编 | 王丽萍 刘 超 石冬雪 |
| 出 品 人 | 张四季 |
| 策 划 | 钟 雷 |
| 责任编辑 | 赵 岩 曾艳纯 |
| 装帧设计 | 稻草人工作室  |
| 出 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
| 电 话 | 总编办: 0431-86012927 发行科: 0431-86012952 |
| 网 址 | www.shidaichina.com |
| 印 刷 |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
| 发 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32 |
| 字 数 | 110 千字 |
| 印 张 | 4.5 |
| 版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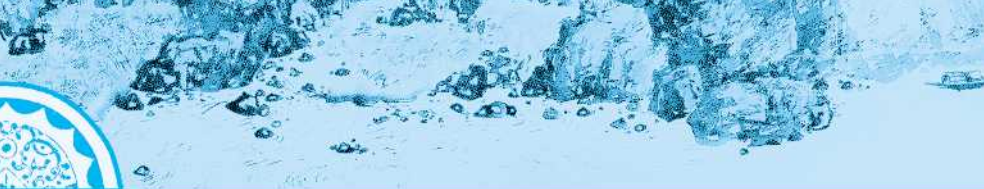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蕴儒学经典、历史著作、诸子百家著作，形成了完整的文化思想脉络，内容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将华夏文明的精华充分予以展示。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的。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此套“国学经典藏书”系列丛书。

此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以儒家典籍为核心，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行汇编，配以华美的文字、精美的图片，力求多角度展现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国学的精萃，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热爱国学。

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文化别样的风情，在书山瀚海中获得充实的阅读快乐，从而以史为鉴；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为您的生活注入一缕阳光，给您的事业带来裨益，让您在辉煌的艺术文化中获得审美享受！





目 录

梁惠王上	005
梁惠王下	012
公孙丑上	022
公孙丑下	040
滕文公上	050
滕文公下	065
离娄上	075
离娄下	082
万章上	090
万章下	098
告子上	104
告子下	120
尽心上	129
尽心下	137

梁惠王上

第一章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②，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③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④。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⑤。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①梁惠王：即魏惠王。因魏国都城在大梁，故又称梁惠王，战国中期魏国国君。

②叟：对年长者的尊称，等于今天的老先生、老人家。

③交征：相互争夺。

④万乘之国：指战国时期的大国，如七雄之类，境内拥有上万辆四匹马拉的战车。千乘之国指当时实力较小的国家。

千乘之家与百乘之家分别指大国和较弱的国家内有权势的卿大夫，家指享有封邑采地的大夫家族。

⑤饜：满足。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辞辛劳，从千里之外赶来，大概有什么高招能使我国获利吧？”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讲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大王说：‘使用什么办法可使我的国家获利？’做官的人说：‘使用什么办法可使我的家族获利？’读书人和庶人们说：‘怎样可使我自身获利？’上上下下交相求利，那么国家就危险了。万乘的大国，杀其君主的必定是有势力的卿大夫。千乘的大国，杀其君主的也必定是有势力的卿大夫。有势力的卿大夫的俸禄占整个国家收入的十分之一，不能说差不多了。如果先讲利而后讲义，那他们不把整个国家夺下来是不会满足的。没有仁者会遗弃他的双亲，不重义者不会先考虑他的君主。王说仁义也就够了，为什么说利呢？”

第二章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①，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鸟

鹤鹤。王在灵沼，於物鱼跃^②。’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③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①鸿：大雁。麋：大鹿。

②《诗》：先秦时期，《诗经》被称为《诗》或《诗三百》，此处引文出自《诗经·大雅·灵台》，描述周文王受人爱戴的情况。经，测量。营，谋划。攻，建。勿亟，不用着急。麇，母鹿。伏，静静地卧下。濯濯，肥壮的样子。鹤鹤，洁白的样子。于，感叹赞美之词。物，很多，满。

③《汤誓》：《尚书》中的一篇，此处所引为夏末民谣，百姓不满意夏桀的统治，表示要与他同归于尽。时，这。日，太阳，指夏桀。害，何。女，通“汝”，指夏桀。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水池边，回头看着大雁和驯鹿，问：“贤能的君主也喜欢欣赏这个吧？”孟子回答说：“贤能的君主并不把这种娱乐当成首要追求。不贤能的君主，即使有这些，也不能够快乐。《诗经》上说：‘打算建灵台，筹划又安排。百姓动起来，很快就建成。本来不求快，民众如子来。文王到灵囿，母鹿静静伏。母鹿体肥壮，白鸟皓皓洁。文王来灵沼，满池鱼儿跳。’周文王用民众的力量修建灵台，挖掘灵沼，但老百姓很快乐，把那

个台叫灵台,把那个池塘叫灵沼,他们高兴这里有麋鹿鱼鳖。古代圣王与民同乐,所以才能真正欣赏园池。《汤誓》上说:‘太阳什么时候才能不亮?我们将和你一起灭亡!’百姓想和夏桀一起灭亡,他即使有高台深池和飞禽走兽,难道能够独自快乐吗?”

第三章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①。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②，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③。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④不百步耳，是亦走^⑤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⑥不入洿^⑦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⑧，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⑨帛矣。鸡豚狗彘之畜^⑩，无失其时^⑪，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⑫，勿夺其时^⑬，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⑭之教，申之以孝悌^⑮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⑯，途有饿莩^⑰而不知发^⑱；人死，则曰：‘非我也，岁^⑲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

之，曰：‘非我也，兵^⑩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注释】

①凶：指凶年，收成不好。河内、河东都是魏国地名，河指黄河。

②寡人之民不加多：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生产上主要依靠农业，对人口的需求量很大，人口的迅速增加也是政治清明的反映，所以梁惠王才希望人口增多。

③喻：说明问题。

④直：只是。

⑤走：跑，指逃跑。

⑥数罟：眼很细的渔网。数，密；罟，网。

⑦洿：低洼之地。

⑧五亩之宅：按照规定，当时一般家庭宅院前后有五亩左右的土地。

⑨衣：穿。用作动词。

⑩豚：小猪。彘：猪。

⑪无失其时：不要耽误繁殖的季节。

⑫百亩之田：是孟子理想的井田制中一家能耕种的田亩数。

⑬勿夺其时：不要耽误农时。

⑭庠序：都指学校。

⑮孝悌：孝，指子女对父母的态度；悌，指弟对兄长的态度。

⑯检：制止。

⑰饿莩：饿死的人。

⑮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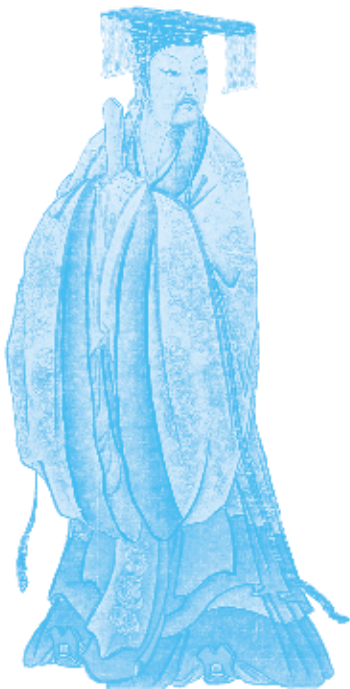
⑯岁：指收成好坏。

⑰兵：武器。

【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于治理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河内发生饥荒，就把老百姓转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发生灾荒也这样做。看看邻国的国君治理国家，没有像我这样下功夫的。但是，邻国的老百姓没有减少，我的老百姓也没见增多，这

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打仗，就让我以打仗说明问题。战场上咚咚击鼓要求进军，可与敌军一接触，士兵就扔掉铠甲拖着武器逃跑，有的跑了百步停了下来，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来，跑五十步的笑话跑百步的，他的做法怎么样呢？”梁惠王说：“不行。他只是没跑百步罢了，但也是逃跑啊。”孟子说：“大王如果明白这一点，就不要指望老百姓比邻国多了。不在农忙时过分使用民力，粮食就吃不完。不用细密的鱼网到水中捕鱼鳖，鱼鳖就吃不完。如果樵夫按照一



定的季节才进入山林砍柴，木材就用不完。粮食与鱼鳖吃不了，材木用不完，这样就可使老百姓供养活着的人、安葬死去的人而心无遗憾。供养活人安葬死人而无遗憾，这是王道的开端。如果拥有五亩的住宅，在房屋周围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穿上丝绸了。不要误了鸡、猪、狗等家畜繁殖的时机，七十的老人就能吃上肉了。如果拥有百亩的农田，而不误农时，数口人的家庭就不会挨饿。注意学校的教育，强调对父母的孝顺、对兄长的尊重，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用亲自背着、顶着重物走在路上了。七十岁的老人穿着丝绸，吃着肉，老百姓饿不着也冻不着，还不能称王于天下的，从来没有过。畜生吃着人的食物而不加制止，路上饿死了人还不知开仓济民，饿死了人，却说：‘不是我的过错，是收成不好。’这跟杀了人说‘不是我杀的，是武器杀的’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大王不把责任推到年成上，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都会到魏国来了。”

梁惠王下

第一章

【原文】

庄暴^①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②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③以好乐，有诸^④？”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⑤。”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

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注释】

①庄暴：齐国的臣子。

②庶几：接近，差不多。

③庄子：指庄暴。战国中期，对一般学者或做官的人都可称“子”。

④诸：兼词，相当于“之乎”。

⑤先王之乐：即后面的古之乐，指相传为古代圣王创作的雍容典雅的音乐。世俗之乐，即下文今之乐，指当时的流行音乐。

【译文】

齐国的庄暴会见孟子，说：“大王接见我，告诉我他喜爱音乐，我没有回答。”接着问：“喜欢音乐怎么样呢？”

孟子说：“齐王如此喜爱音乐，那么齐国也应该治理得差不多了吧？”

过了几天，孟子见到齐宣王，问：“大王曾经告诉庄暴喜爱音

乐,有这回事吗?”

齐王的脸色一下变了,说:“我并非喜好先王的音乐,只是喜好世俗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大王如此喜好音乐,那么齐国该治理得差不多了吧!现在的音乐与先王的音乐也是相通的呀!”

齐宣王说:“能听您解释一下原因吗?”

孟子问:“一个人独自欣赏音乐的快乐和大家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相比,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宣王说:“不如与众人一起欣赏。”

孟子又问:“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和与众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相比,哪一种更为快乐呀?”

齐宣王说:“不如与众人一起欣赏。”

孟子说:“就让我为您谈谈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吧。现在大王如果演奏音乐,老百姓听到大王的钟鼓、管箫等各种乐器发出的声音,都头疼地皱着眉头互相议论说:‘我们大王喜欢演奏音乐,

为什么让我们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分别,也不能与

老婆孩子在一起。’如果

现在大王在这里

打猎,百姓听到大

王车马的声音,看

到飘扬的旗帜,都

头疼地皱着眉头

互相议论说:‘我



们大王喜欢打猎,怎么能让我们到了这样无奈的境地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分别,连老婆孩子也看不到。’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不能跟老百姓一起快乐。如果大王在这里演奏音乐,老百姓听到钟鼓、管箫的声音,都喜气洋洋地互相转告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不然怎么能演奏音乐呢?’如果大王在这里打猎,老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看到美丽的旗帜飘扬在空中,都喜气洋洋地相互转告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不然怎么能出来打猎呢?’这也没别的原因,就是能与老百姓同乐呀。现在大王能与百姓同乐,就能称王于天下了。”

第二章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①、文王事昆夷^②；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③，勾践事吴^④。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⑤。’”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⑥，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⑦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⑨。’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⑩》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⑩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⑪。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注释】

①葛：夏商之际的小国。

②昆夷：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即下文的獯鬻，也就是秦汉时的匈奴。

③獯鬻：是处于周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

④勾践事吴：勾践，春秋末期越国国君，曾在与吴国的战争中失败，卑身厚币以事吴，同时卧薪尝胆，积极准备复仇，后终于打败吴国，成为霸主。

⑤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事出《诗经·周颂·我将》。时：这。

⑥疾视：瞪着眼怒视。

⑦匹夫：一个人。

⑧大：扩充。

⑨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语出《诗经·大雅·皇矣》。赫，发怒的样子。爰，就。旅，军队。遏，阻止。徂，往。莒，《诗经》本作“旅”。笃，增加。祐，福泽。对，酬答，答谢。

⑩书：书指《尚书》。

⑪衡：衡，通“横”，此处指随心所欲，扰乱天下。

⑫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指周武王伐纣事。周文王、周武王是孟子推崇的圣王，对他们讨伐商纣的目的，孟子多有美化。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与邻国打交道有什么窍门吗？”

孟子回答说：“有。只有仁德的人能够以大国侍奉小国，就像过去商汤侍奉葛伯、周文王侍奉昆夷一样。只有才智过人的君主才能以小国侍奉大国，过去周太王侍奉獯鬻、越王勾践侍奉吴王夫差就是这样。以大国身份侍奉小国，是喜爱天理美德的人；以小国身份侍奉大国，是敬畏天命的人。喜爱天理美德的人能够保有天下，敬畏天命的人能够保有国家。《诗经》上说：‘敬畏天命的威严，才能保有国家。’”

齐宣王说：“这话说得好啊！可是我有个毛病，喜欢勇武。”

孟子说：“请大王不要仅喜好个人的小勇。有人按着剑瞪着眼说：‘他怎么敢抵挡我！’这仅是一个人的勇武，仅能对付一个人。大王请把这种勇武扩充开来。《诗经》上说：‘周文王赫然震怒，于是整顿军队，用来阻挡敌人的军队，从而扩展周对天下的恩惠，来酬答百姓。’这是周文王的勇武。周文王一发怒能让天下老百姓都得到安定。《尚书》中说：‘上天降生了老百姓，又为他们立下君王来治理他们，教导他们。因为君王能帮助上天，所以上天对他特别优待。天下谁有罪谁无罪，都由君王判定。谁敢违背君王的意志呢？’一人横行于天下，周武王深以为耻。这就是周武王的勇武，武王一发怒也安定了天下的老百姓。现在大王如果一怒而能安定天下的老百姓，老百姓就怕大王不喜好勇武了。”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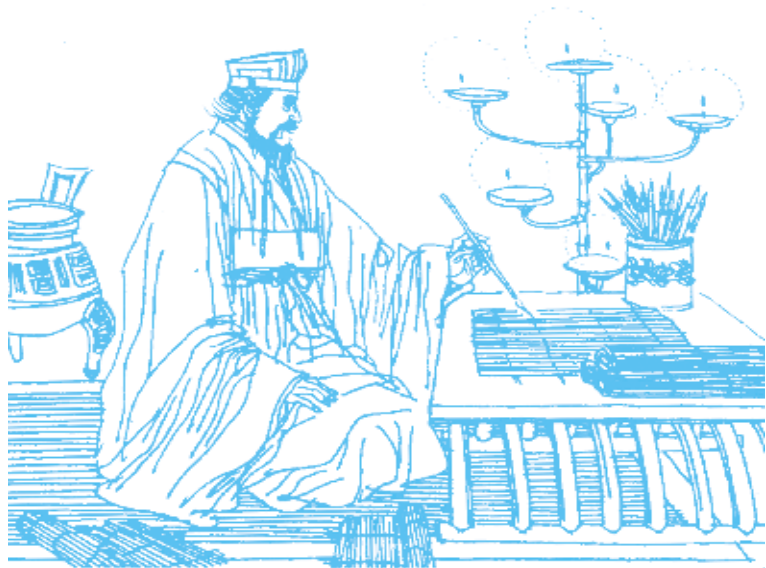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①，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②，泽梁无禁^③，罪人不孥^④。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⑤而无告^⑥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



矣富人，哀此茕独^⑦。’”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⑧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餼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⑨’。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⑩？”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⑪好色，爰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⑫。’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⑬。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注释】

①明堂：上古的一种建筑，天子于此集会讨论国事，还可用于祭祀、教育子弟等目的。齐宣王所说的明堂，指周天子东巡时在泰山所筑的明堂，其遗迹汉时尚存。

②关市讥而不征：关，指交通要道上的关口。市，指城的商业区。讥，检查。征，征税。

③泽梁无禁：泽，指低洼有水之地。梁，鱼梁，在水中筑坝以便捕鱼。无禁，不禁止百姓捕鱼。

④孥：指老婆孩子。不孥，指犯罪了不连累家人。

⑤穷民：指没办法生活，无依靠的老百姓。

⑥无告：无处求助。

⑦哿矣富人，哀此茕独：语出《诗经·小雅·正月》。哿，表称许。

⑧公刘：周人始祖后稷的曾孙。

⑨《诗》云……爰方启行：语出《诗经·大雅·公刘》。积，在室外堆起来。餼，干粮。囊、囊，皆指盛干粮的袋子。戢，召集。光，光大国家。戚，斧头。扬，钺。启行，出发。

⑩于王何有：何难之有，有什么困难。

⑪大王：太王，公刘九世孙，即下引《诗经》中的古公亶父。

⑫《诗》云……聿来胥宇：语出《诗经·大雅·绵》。朝，早晨。走马，指骑马奔逃，避狄人。率，沿着。水浒，水边。爰，于是。及，带着。姜女，太王的妃子，周人姓姬，长期与姜姓通婚。聿，发语词。胥，察看。宇，房屋。

⑬旷夫：没有及时婚配的男子。旷，这里说家中无妻。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说：“人们都劝我把泰山周天子东巡时的明堂毁掉，是毁掉好呢，还是保留好呢？”

孟子回答说：“明堂是王者会见诸侯的地方。大王想要施行王者之政，就不要毁掉它了。”

齐宣王问：“关于王政可以听您讲一讲吗？”

孟子说：“过去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时候，实行井田制，农家每家耕田百亩，八家共一井；做官的人可世代享受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货物只盘查有无违禁品，但并不征税；水中的鱼也任百姓去捕；犯罪的人只需自己受罚，不连累他的家小。老年没有妻子的叫鳏夫，老年没有丈夫的叫寡妇，老年没有儿子的是独老，

很小就没有父母的叫孤儿。这四种人，是天下没办法生活而又无处求助的。周文王制定政治措施时，一定先考虑他们。《诗经》上说：‘富人过得真潇洒，可怜的是这些孤单的穷人！’”

齐宣王叹道：“说得好哇！”

孟子说：“大王既然认为好，为什么不去施行呢？”

齐宣王说：“我有个毛病，我喜爱财物。”

孟子说：“过去公刘也喜爱财物。《诗经》上说：‘把粮食堆积起来，储存在仓库里，制成干粮，装进袋中，想着安定人民，让国家繁荣富强。拉满弓搭上箭，枪刀斧头一齐上，于是出发向远方。’所以说住下来要有储备的粮食，出行带干粮，这才可以到远方去。大王如果喜爱财物，跟老百姓共同拥有，这又有什么困难呢？”

齐宣王说：“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喜欢美女。”

孟子说：“过去太王也喜欢美女，爱他的妻子。《诗经》上说：‘太王早晨骑着马，顺着水边到岐山下。带着他妻姜氏女，来看新居差不差。’那个时候，家中没有到了婚龄而尚未出嫁的姑娘，也没有该娶未娶的小伙子。大王喜爱美女，让老百姓都有配偶，这有何难呢？”

公孙丑上

第一章

【原文】

公孙丑^①问曰：“夫子当路^②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③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④曰：‘吾子^⑤与子路^⑥孰贤？’曾西蹴然^⑦，曰：‘吾先子^⑧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赧然^⑨不悦，曰：‘尔何曾^⑩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⑪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⑫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⑬。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⑭，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⑮。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⑯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⑰，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⑱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⑲遗俗，流风善政，犹

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①，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②矣，民不改聚^③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④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⑤。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⑥。’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⑦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注释】

- ①公孙丑：孟子弟子，齐国人。
- ②当路：掌权。
- ③许：期许，预计到。
- ④曾西：曾参之子，名申，字子西。
- ⑤吾子：对“你”的敬称。
- ⑥子路：孔子弟子。
- ⑦蹴然：不安的样子。
- ⑧先子：死去的父亲，指曾参。
- ⑨艴然：恼怒的样子。
- ⑩何曾：怎么能。

⑪为：认为。

⑫反手：把手翻转过来，指很容易。

⑬滋甚：更加严重。滋，更加。甚，严重。

⑭崩：本指山崩，后喻帝王之辞世。

⑮大行：仁政推广于天下。

⑯当：比得上。

⑰作：出现。

⑱武丁：殷高宗。

⑲故家：世代相传的大家族，即世家。

⑳镒基：锄头。

㉑改辟：再拓展疆域。

㉒改聚：再集中起来。

㉓疏：少。

㉔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时谚语，有饥不择食，渴不择饮之意。

㉕置邮而传命：置、邮，都是古代信息传递的方式。传命，即传达命令，指速度很快。

㉖倒悬：把人头朝下脚朝上吊在空中，喻处境艰难。

【译文】

公孙丑问道：“先生要是在齐国当政，像管仲、晏婴那样的功劳，能再指望吗？”

孟子说：“你实在是个齐国人呀，也就知道管仲、晏婴罢了。有人问曾西道：‘先生与子路相比谁更贤能呢？’曾西不安地说：

‘他是我父亲所敬畏的人呀！’那人又问：‘那么先生与管仲相比谁更贤能呢？’曾西满脸不高兴，说：‘你怎么把我跟管仲相比呢？他那样得到国君的信任，又那么长时间在齐国执政，建立的功业却那么小。你怎么把我跟他相比！’”孟子接着又说：“管仲那样的人，曾西都不愿意做，你认为我就愿意吗？”

公孙丑说：“管仲使他的君主称霸天下，晏婴使他的君主扬名于诸侯。管仲、晏婴还不值得效仿吗？”

孟子说：“靠着齐国的力量称霸扬名，易如反掌。”

公孙丑说：“这样的话，我的疑问就更大了。且以周文王为例，像他那样施行仁政，又活到高寿，还没能把天下完全统一。周武王、周公接着实行仁政，才把天下统一起来。现在你说称王于天下这样简单，那么周文王就不值得学习了？”

孟子说：“周文王又怎么能比得上呢？从成汤到殷高宗武丁，商也出现过六七位贤明的君主。天下归顺商朝已很久了，也就很难动摇。殷高宗威震诸侯，统治天下像在掌心转动小东西一样。商纣离殷高宗时间还不久，世家大族还

保留着武丁时的风俗，好的政治措施社会上也有留存；又有微子、微

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

贤人，一起辅

佐商纣，所以商很久才失掉天下。那时，每一尺土地都是商纣的，每



一个百姓都属商纣管辖，周文王仅靠着方圆百里的地盘崛起，所以很难呀！齐国有句俗语：‘即使有聪明才智，不如乘势而起。即使有好农具，种田也要趁农时。’现今要称王于天下就容易了。处在鼎盛时期的夏、商、周三代，疆域都没有超过千里，可现在齐国已有这么多的土地了；四境之内鸡犬之声相闻，人口繁育很多，齐国也有那么多的百姓了。疆域不用再拓展了，老百姓也不用再增加了，通过行仁政就能称王于天下，没有谁能抵挡得住。况且靠仁的手段统一天下的，没有像现在这样出现得少的了；老百姓受暴政的残害，也没有比现今更严重的了。饥饿的人很容易吃饱，口渴的人很容易喝足。孔子说：‘道德的流行，比驿站传达命令还要快。’现在的时势，万乘的大国施行仁政，老百姓拥护他，就像把老百姓从倒着捆绑的状况下解救出来一样。所以能做到古人的一半，效果却能比古人多一倍，也只有现在才行啊！”

第二章

【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①矣。如此，则动心^②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③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黜^④之养勇也，不肤挠^⑤，不目逃^⑥，思以

一毫挫于人^⑦，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⑧，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⑨诸侯，恶声^⑩至，必反之。孟施舍^⑪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⑫，北宫黝似子夏^⑬。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⑭也。昔者曾子谓子襄^⑮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⑯矣：自反而不缩^⑰，虽褐宽博，吾不怵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⑱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⑲。’”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⑳，是气也，而反动其心^㉑。”

【注释】

①不异：不以为奇。异，奇怪。

②动心：指责任重大，从而产生警惕、谨慎的心理。

③孟贲：古代勇士，人们常以他作为勇敢的代名词。

- ④北宫黜:姓北宫名黜,勇士。
⑤不肤挠:不因皮肤被刺激而收缩。
⑥目逃:眼睛被刺而逃跑。
⑦一毫挫于人:有一点点被污辱。
⑧褐宽博:褐,毛布。宽博,宽大的衣服。借指贫贱者。
⑨严:畏惧。

⑩恶声:恶言恶语。

⑪孟施舍:勇士。

⑫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为孔子弟子,强调内心的反省,孟施舍在精神气质上近似曾子。

⑬北宫黜似子夏:子夏是孔子弟子。学识渊博,在各方面都有所长,而北宫黜也求在各方面胜于人,故云。

⑭守约:坚守根本,较易实行。

⑮子襄:曾子弟子。

⑯夫子:本为对大夫的称呼,因孔子也做过大夫,其弟子称其为“夫子”,遂转成孔子的专称,有时也用以指老师。

⑰自反而不缩:自我反省觉得没理。缩,正直。

⑱充:充满。

⑲持其志,无暴其气:坚守自己的意志,而不扰乱自己的气。

⑳蹶者趋者:蹶者,摔倒的人。趋者,奔跑的人。

㉑反动其心:气又反过来使心动。

【译文】

公孙丑问道:“先生如果担任齐国的卿相,有机会实行您的主

张,即使因此而使齐国成为霸主,甚至称王于天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这样,先生是否因为任重道远而心中游移不定呢?”

孟子说:“不会的。我四十岁以后就心理稳定,不受外界变化的影响了。”

公孙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先生比大勇士孟贲可要强多了。”

孟子说:“这并不难做到,告子比我做到的还早。”

公孙丑问:“有什么办法稳定心理吗?”

孟子说:“有啊。北宫黜培养勇敢的办法是:皮肤受外界刺激而不动,眼睛受外界刺激也不动,把受了别人一点点污辱,当成是在大庭广众下挨打;既不受穷人的污辱,也不受大国君主的污辱,把刺杀大国的君主看成和刺杀贫民一样平常。他没有惧怕的诸侯,有谁对他恶语相向,他肯定用恶语回复。孟施舍培养勇敢的办法又有所不同,他说:‘能打过的对手和不能打过的对手在我看来都一样。如果先掂量敌人的强弱才动手,考虑到能够打胜才交锋,就会惧怕强大的敌人。我怎么能肯定打胜呢?只能做到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有些像曾子,而北宫黜有些像子夏。他们两个人的勇敢,难以断定哪一种更好,但是孟施舍能抓住要领。过去曾子曾对他的学生子襄说:‘你也喜欢勇敢吗?我曾经听我的老师孔子谈过什么是大勇:自己思考一下,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理,即使人家是穷人,我也不吓唬人家;觉得自己有理,即使面对千军万马,我也会勇往直前。’孟施舍坚守的是勇气,不如曾子那样坚守的是有理。”

公孙丑问:“请问先生的心理稳定与告子的心理稳定,

又有什么不同呢？”

孟子说：“告子曾宣称：‘没听懂别人的话，不要窥测别人内心的隐秘。不懂别人的心思，也就别想知道别人的志向。’不懂别人的内心，无法知道别人的志向，这是说得通的。不懂语言就不能探求心意，这就不对了。意志是气的统帅，气则充满体内让身体能活动。意志是最高的，而气则相对次要。所以说：‘坚守意志不要扰乱自己的气。’”

公孙丑问：“既然说‘坚守自己的意志，不要扰乱自己的气’，那又说‘志是最高的，而气则相对次要’，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意志专一则能引动气，气专一也能引动意志。跌倒的人和奔跑的人，他们的气在动，可也能牵动他们的内心。”

【原文】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诋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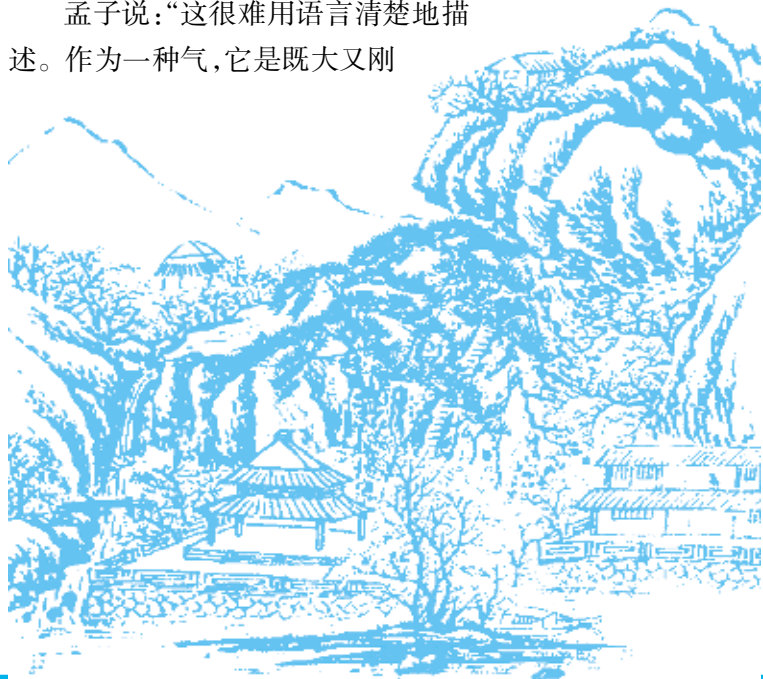
【译文】

公孙丑问道：“请问先生擅长什么呢？”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语言的缺陷，并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请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呢？”

孟子说：“这很难用语言清楚地描述。作为一种气，它是既大又刚



强,用正义培养而不伤害它的话,它就能充满天地之间。作为一种气,它可和义与道相并,要是没有义与道,气也就瘪下去了。气是很多合于正义的行为逐渐累积的结果,并不是一次合于正义的事就能培养出浩然之气。行为让自己感到不安,气也就瘪了。所以我说告子从来也没懂得义,因为他把义当成外在的。一定不能忘记集义养气之事,但不可急于求成,尤其不可违背规律人为地帮助它,不要像那位宋国人一样。宋国有一个人担心他的庄稼长不高,就把庄稼向上拔,疲倦地回到家,对他的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庄稼生长去了。’他的儿子急急忙忙到田里去看,庄稼已经枯萎了。天下不违背自然规律去帮助庄稼生长的人并不多。认为进行田间管理无益于庄稼的生长,这是不去锄草的人;而违背自然规律帮苗生长,以致去拔苗,不仅无益,反而会害了它。”

公孙丑接着问:“什么是善于分析别人语言的缺陷呢?”

孟子说:“片面之言知道言者视野的狭窄,夸大其词知道言者沉溺于何处,邪话则知道言者偏离了正道,躲躲闪闪的话则知道言者已理屈词穷。上述四种情况,若生于内心,就会妨碍政治,如果政治上已推行,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即使以后再有圣人出现,也会认为我的话正确。”

【原文】

“宰我、子贡^①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②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

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③皆有圣人之一体^④，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⑤。敢问所安^⑥？”

曰：“姑舍是^⑦。”

曰：“伯夷、伊尹^⑧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⑨乎？”

曰：“否！自有生民^⑩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⑪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⑫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⑬，闻其乐而知其德^⑭，由^⑮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⑯，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⑰，河海之于行潦^⑱，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注释】

①宰我、子贡：都是孔子弟子。

②冉牛、闵子、颜渊：都是孔子弟子。其中颜渊最被孔子钟爱。

③子游、子夏、子张：都是孔子弟子。下文提到的有若，也是孔子弟子。

④有圣人之一体：具备孔子某一方面的优点。

⑤具体而微：有孔子各方面的优点，但不及孔子程度之深。

⑥所安：居于何处。

⑦舍是：放下不谈。孟子一方面推崇孔子，把孔子看成古往今来第一人，但也相当自信，认为自己是“名世者”。当公孙丑要他把自己与孔子弟子直接比较时，他回避了这一问题。

⑧伯夷、伊尹：伯夷是商末孤竹君的长子，父死后逃离祖国，其弟叔齐一起逃亡，商亡后隐于首阳山，后饿死。伊尹是夏末商初人物，本为奴隶，后辅佐商汤灭了夏。

⑨班：同等，并列。

⑩生民：人类出现。战国思想家皆相信天生人类，但具体过程诸子皆未言及。

⑪污：不好的方面。

⑫尧、舜：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相传用禅让的方法解决最高权力转移问题，是儒家鼓吹的圣王的代表。

⑬见其礼而知其政：看到礼仪制度就能知道政治情况。

⑭闻其乐而知其德：听到音乐就能知道一个国君的道德

水平。儒家认为音乐表现了政治状况。

⑮由：从此。

⑯麒麟之于走兽：麒麟对于走兽。麒麟，古人认为是仁兽。

⑰丘垤：小土包。蚂蚁穴所在的高地。

⑱行潦：路上的小水洼。

【译文】

公孙丑说：“宰我和子贡善于辞令，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德行，而孔子兼有他们的长处，可他还是说：‘对于言谈辞令，我还有所欠缺。’而先生您既善养浩然之气，又善辞令，您也算是圣人了吧？”

孟子说：“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呢！过去子贡曾经问过孔子：‘老师您算是圣人了吧？’孔子说：‘圣人我还没达到，我不过是不厌倦地学习和教育罢了。’子贡说：‘学习能不满足，是智慧；教学能不厌倦，是仁德。先生既有仁德又有智慧，已经是圣人了。’孔子都不自认为圣人，你却问我是不是圣人。这像什么话呢！”

公孙丑说：“过去我曾听说：子夏、子游、子张，皆具备孔子某一方面的优点；冉牛、闵子、颜渊，大体上具备孔子的才德，只是不及他的博大精深。请问，您更接近上面哪一类人呢？”

孟子说：“暂且丢开这个话题。”

公孙丑问：“伯夷和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

孟子说：“他们有不同的处世之道。不合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合理想的老百姓也不愿治理；天下太平则积极进取，天下

混乱则隐退，这是伯夷的处世之方。侍奉什么样的君主不是侍奉呢？治理什么样的百姓不是治理呢？天下太平也积极进取，天下混乱也积极进取，这是伊尹的处世之道。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隐就退隐，能够久做就久做，能够赶快离开就赶快离开，这是孔子的处世之道。他们三人都是历史上的圣人。我达不到他们的程度。至于理想，我愿以孔子为榜样。”

公孙丑问：“伯夷、伊尹跟孔子相比，是一样伟大吗？”

孟子说：“不是的。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从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伟大人物。”

公孙丑问：“那么他们是否有相同之处呢？”

孟子说：“有啊。若有方圆百里之地给他们治理，他们就能让诸侯朝拜，统一天下。做一件不合道义的事、杀一个无罪之人而去统治天下，他们都不会干。这是他们所相同的地方。”

公孙丑问：“请问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这几位孔门圣徒，智慧超常，足以了解圣人；即使有不好的行为，也不会对他们爱戴的人阿谀奉承。宰我说：‘在我看来，我们的老师比尧、舜贤能得多了。’子贡说：‘看到流传的礼仪就知道该国国君的政治情况，听到流传的音乐就知道该国国君的道德状况。即使到了百代之后，评价历代的帝王，也还是要按照孔子所定的标准。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从没有出现过像我们老师这样伟大的人物。’有若说：‘难道仅仅人类是这样吗！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小土丘，河海对于小水洼，都是同类；圣人对于民众，也是同类呀。高出他的同类，超越他的群体。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从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物啊。’”

第三章

【原文】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凭着实力又假借仁义之名的是春秋的霸主，做霸主必须是大国之君。凭着道德推行仁政的可称王于天下，要称王于天下不一定非大国之君不可，商汤仅凭七十里的地盘称王于



天下，周文王仅凭百里的地盘称王于天下。凭着武力让人屈服，人们的内心并非真的顺服，只是自己力量不够，无可奈何。靠着道德让人信服，人们的内心才能实实在在地顺服，孔子弟子敬佩孔子就是这样。《诗经》上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天下都顺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第四章

【原文】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①？’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②，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③。’《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④。’此之谓也。”

【注释】

①迨天之……或敢侮予：语出《诗经·豳风·鸱鸮》。迨，趁着。彻，取。桑土，桑树根的皮。绸缪，修补。诗意说未下雨之前及时修好鸟巢。该诗是寓言体，以鸱鸮（即猫头鹰）口气写出。

②般乐怠敖：放纵自己，不干正事，耽于享乐。

③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永，长。言，语气助词。配命，配合天命，按照天命的要求去做。

④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孽，祸。违，逃避。活，生。此语出自《尚书·太甲》。

【译文】

孟子说：“国君行仁政则安富尊荣，不行仁政肯定会招致屈辱。不愿屈辱却不行仁政，这就像讨厌潮湿却住在低洼的地方。如果不想招致屈辱，最好看重道德，尊重士人，使贤能者有职有权。国家无事时，及时地修明政治，即使是大国也会敬畏了。《诗经》上说：‘在天尚未阴雨时，衔来桑树根的皮，修补我的巢。树下的人，有谁还敢欺负我？’孔子评论说：‘写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国之道吧？能治理好他的国家，谁还敢来欺负他！’现在可就不同了，国家无事时，尽情放纵游乐，不干正事，这是自己寻求祸败呀！是福是祸都是咎由自取的。《诗经》上又说：‘永远地配合天命行事，才能得到幸福。’《太甲》篇说：‘天降祸，还可躲。自己求祸，活不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公孙丑下

第一章

【原文】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译文】

孟子说：“战争中，季节、天气等条件不如地理条件重要，但地理条件又没人心的团结重要。一座小城，内城仅三里，外城仅七里，围起来攻打却攻不下来。能够围起来攻打，一定占了有利的时机；但却不能取胜，就说明季节、天气等条件不如地理条件重要。再有，一座大城，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不是不锋利，铠甲不是不坚固，粮食不是不多，但不得不弃之而去，这就说明地理条件不如人的团结重要。所以说：控制老百姓不是

靠边疆的界墙，巩固国家不是靠山谷的险峻，威震天下也不是靠武器的锋利和铠甲的坚固。用先王之道治国的，就有很多人来帮助他，不用先王之道治国的，帮助他的人就少。少到极点时，甚至连亲戚都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一定程度，连天下人都会顺从。凭天下顺从的形势，去攻打众叛亲离的人，所以君子要么不打仗，要是一打仗，肯定胜利。”

第二章

【原文】

孟子将朝王^①，王使人来曰：“寡人如^②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③。朝，将视朝^④，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⑤。”

明日，出吊^⑥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⑦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⑨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⑩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①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②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③德齐，莫能相尚^④，无他，好臣其所教^⑤，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⑥乎？”

【注释】

①王：指齐宣王。

②如：应当。

③风：吹风，感受风寒。

④朝，将视朝：早朝将上朝堂处理政务。

⑤造朝：上朝。造，去、上。

⑥吊：吊唁、吊丧。

⑦孟仲子：孟子堂弟。

⑧采薪之忧：疾病的委婉说法。采薪，砍柴。

⑨要：等。

⑩景丑氏：即下文“景子”，齐国大夫。

⑪谦：遗憾。

⑫有一以慢其二：指齐王用权力轻视齿、德。慢，轻视。

⑬丑：接近。

⑭相尚：超过。

⑮好臣其所教：喜用不如自己的人做大臣。

⑯不为管仲者：孟子自指。因其推崇王道蔑视霸道，故自称不屑做管仲。

【译文】

孟子将要去见齐宣王，齐宣王却派人来说：“我本来应该亲自来看您的，但不巧得了寒病，不能吹风。我上午将到朝堂处理政务，不知能不能让我在朝廷上见到您呢？”

孟子说：“真是不巧，我也得了病，不能上朝。”

第二天，孟子到东郭氏家吊丧。公孙丑问：“你昨天以病为借口不去上朝，今天又出门吊丧，大概说不过去吧？”

孟子说：“昨天有病，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出门吊丧呢？”

齐宣王派人探视病情，连医生也带来了。孟仲子说：“昨天大王要他去上朝，可惜病了，不能去。今天，他病稍微轻一些，已赶赴朝堂，不知道有没有走到？”随后，孟仲子派几个人在路上拦住孟子，告诉他“一定别先回家而要先到朝堂”。

孟子不得已只得到景丑氏家中借宿。景丑说：“家庭内的父子关系，国家的君臣关系，是最重要的人伦关系。父子之间主要讲恩情，君臣之间主要讲尊重。我看到大王敬重你，却没看到你尊重大王呀。”

孟子说：“嘿！你这是什么话！你们齐国人没有跟齐王讲仁义的，难道说是认为仁义不好吗？不是的。他们是内心认为‘这样的君主怎么配跟他谈仁义’罢了。这是最大的不尊重。不是尧、舜的治国方法，我不敢在大王面前谈说，所以你们齐国人没有我尊重大王。”

景丑说：“不是的，我指的并不是这个。《礼》上规定：‘父亲叫你，不等答应就应前去。君王召见，不等车子驾好就出发。’你本来要去朝见大王，听说大王召见你你却不去。这与《礼》的规定好像不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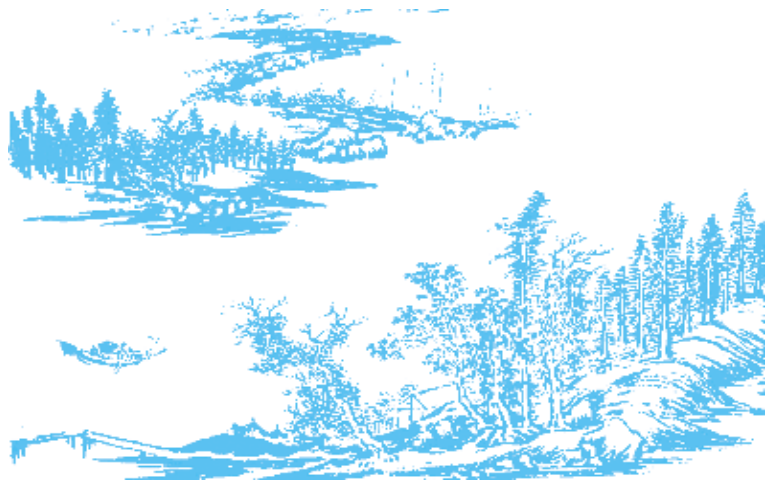
孟子说：“怎能这样说呢？曾子说：‘晋国、楚国国君的富裕，我是赶不上的。但是他们靠着他们的富，我却靠着我的仁。他们靠着爵位，我靠着我的义。我和他们相比有什么遗憾呢？’要是不对，曾子能这样说吗？他有他的道理啊。天下有三样东西是最珍贵的：爵位是一个，年纪是一个，道德是一个。朝廷最重爵位，乡里最尊重年龄，辅助君王爱护百姓最重道德。怎么可以重视其中的一种而轻视另外两种呢？所以将建立大功业的君王，一定有他召见不去的大臣；有什么事和他商量，就应主动前去。他对道德的尊重、对大道的喜爱如果不到这种程度，便不足和他有所作为。因此，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才敢做他的君王，所以，不需劳心费力就能称王于天下。齐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如此，

先向他学习然后才敢做他的君主，所以不用劳心费力就能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的几个大国，面积差不多，推行仁政的程度也相近，都不能让别的国家服气，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喜欢任用不如他的人，而对比自己强、自己应向他学习的人则不喜欢任用。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都不敢召见。连管仲都不能召见，更何况对看不起管仲的人呢？”

第三章

【原文】

陈臻^①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②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③；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注释】

①陈臻：孟子弟子。

②兼金：质地好的金，价格高出普通金一倍。金，应为铜，作货币用，当时称为金。

③赆：馈赠给旅行者的礼物。

【译文】

孟子的弟子陈臻问：“过去在齐国的时候，齐王送您上好的黄金一百镒您不接受；后来到了宋国，宋王送您七十镒您却接受了；在薛地，薛君送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过去不接受齐王的馈赠是对的，那么后来又接受馈赠就错了；如果后来接受馈赠是对的，那么开始不接受就错了：这两种情况老师您必居其一。”

孟子说：“接受、不接受都是对的。在宋国时，我将要远行，对旅行者必定要赠送礼物，宋君说是‘赠送礼物’，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在薛地时，我有戒备之心。薛君说是：听说要有所戒备，所以送钱购置兵器”，我为什么不接受呢？至于在齐国，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没什么原因还要赠送金钱，是把我当成商品了。君子怎么可以当成商品来买呢？”

第四章

【原文】

孟子去齐。尹士^①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②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③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④以告。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注释】

- ①尹士：齐国人。
 ②干泽：追求利禄。干，求。
 ③濡滞：迟缓。
 ④高子：孟子弟子，齐国人。

【译文】

孟子离开了齐国。齐国尹士跟人说：“孟子要是不知道齐王不是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的明君，就说明孟子不够聪明。如果明明知道齐王不行，可还是来了，这就有追求利禄的嫌疑。从千里之外来见齐王，不被重用所以才离去，在齐国边境小城昼邑居住了三晚才离开，行动是多么迟缓啊！我对这一点很不高兴。”

学生高子把尹士的话转达给孟子。

孟子说：“尹士怎能理解我呢？从千里之外来见齐王希望实行王政，是我向往的。不被重用而离开齐国，难道是我所期望的吗？我在昼邑住了三个晚上才离开，我还认为离开得太快呢。我是希望齐王能改正错误，如果他改正了错误，一定会召我回去。等到离开昼邑而齐王却没派人来追，我才毅然决然要回去。我即使离开了齐国，心中怎能舍得下齐王呢？齐王还有行善政的道德基础。齐王如果采纳我的主张，岂是只能让齐国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天下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齐王要是能回心转意，我天天盼望着。我难道像某些小人吗，劝谏君主而没被采纳，就恼了，怒形于色，离开的时候想快地走，走了一整天才找地方住下？”

尹士听说了，说：“我确实是小人啊。”

第五章

【原文】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①曰：“夫子若有不豫色^②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③”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注释】

①路问：在路上问。

②不豫色：不高兴的样子。

③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这本是孔子的话，孟子用它教导弟子。尤，责备。

【译文】

孟子离开齐国时，弟子充虞在路上问道：“老师您好像不太高兴。过去我曾经听您说过：‘君子既不埋怨上天，也不责怪别人。’”



孟子说：“当时有当时的情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从历史发展上看，大约五百年定会有王者兴起，这中间一定有能人辅佐他。周兴起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从年数上看，已经超过五百年了；考察现在的社会现实，也正是急需王者出现的时候。老天爷不想让天下太平也就算了，如果想让天下太平，在当今世上，除了我谁还行呢？我为什么会不高兴呢？”

滕文公上

第一章

【原文】

滕文公为世子^①，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颯^②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③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云：‘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④。’”

【注释】

①世子：太子。

②成颯：人名。齐国臣子，以勇敢著称。

③公明仪：鲁国贤人，孔子学生曾参的弟子。

④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瞑眩，指头晕。瘳，痊愈。意为如果用药不感到眩晕，说明药量不足，起不到治疗的效果。孟子借此喻告滕太子，必须下决心除恶才能为善。

【译文】

滕文公做太子时，要到楚国去，中途经过宋国，和孟子会面了。孟子宣扬人性本善，说话总以圣王尧、舜为证。太子从楚国回来时，又见到孟子。

孟子说：“太子还怀疑我的话么？治国的道理只有一个罢了。成颯对齐景公说：‘他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我为什么要怕他呢？’颜回说：‘大舜是什么人哪？我又是谁人哪？想有所作为的人都应以大舜为榜样！’公明仪说：‘周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这话能哄我吗？’现在滕国方圆将近五十里，还可以治理成好的国家。《尚书》上说：‘如果药力不能让病人眩晕，病就好不了。’”

第二章

【原文】

滕定公^①薨^②。世子谓然友^③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④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⑤。’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⑥，齐疏之服^⑦，钁粥之食^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⑨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⑩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①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②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③；歠粥^④，面深墨^⑤，即位^⑥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⑦之风，必偃^⑧。’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⑨，未有命戒^⑩。百官族人可，谓曰知^⑪。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注释】

①滕定公：滕国国君，滕文公之父。

②薨：诸侯去世。

③然友：太子的老师。

④自尽：自己尽心尽力。

⑤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据《论语》记载，这本为孔子的话，大概孔子弟子皆以此言教人。

⑥三年之丧：根据儒家的规定，父母去世之后要守孝三年。

⑦齐疏之服：齐，衣服下边。疏，粗布。指守孝期间不能穿好衣服。

⑧飧粥之食：稀饭。

⑨宗国：滕国和鲁国的始封祖分别是叔绣、周公，他们都是文王之子，所以滕国称鲁国为宗国。

- ⑩志：记录古代礼制的一种书。
- ⑪不我足：对我不满意。
- ⑫不可以他求：不能到别处找办法。
- ⑬冢宰：宰相。
- ⑭歠粥：喝稀饭。
- ⑮面深墨：脸上呈现出深黑色。
- ⑯即位：到自己的位上，指孝子应立的位子。
- ⑰尚：即“上”。
- ⑱偃：倒伏。
- ⑲居庐：住在庐里。庐是一种临时搭建的小棚子。
- ⑳命戒：命令戒律。
- ㉑可谓曰知：太子可说是懂礼了。

【译文】

滕定公去世了。太子对他的老师然友说：“过去孟子曾跟我在宋国交谈过，我心中念念不忘。现在不幸遇到了丧事，我想派你先去问问孟子，再行丧葬之礼。”然友就到了邹国，向孟子请教。

孟子说：“这样做很好哇！父母去世了人本来就该尽心尽力。曾子说：‘父母活着时，依礼侍奉他们，去世以后，依礼埋葬他们，祭祀他们，就可以说是孝子了。’关于诸侯的礼节，我没学习过。但是，我曾听说过：三年的丧期，穿粗布缝边的衣服，喝稀饭，这些要求自夏、商、周以来，从天子到老百姓都是遵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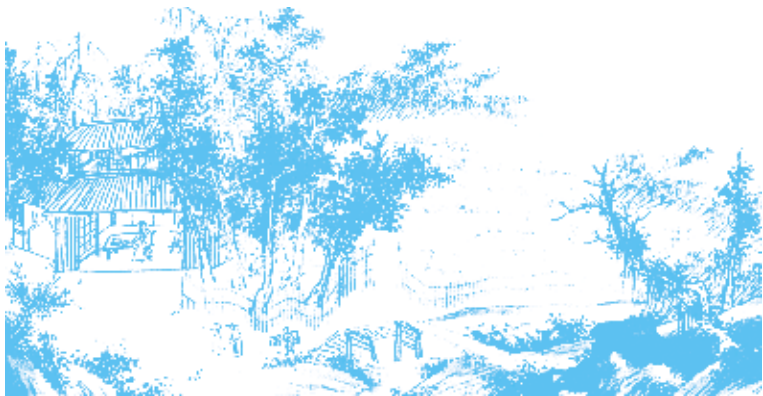
然友把孟子的话告诉太子，于是太子把丧期定为三年。滕国

与国君同姓的老臣和百官都不愿意，议论说：“我们的宗主国鲁国的先王没行过三年之丧，我们的先王也没实行过三年之丧。到了你这里却要违反规矩，这是不行的。并且《志》上说：‘丧礼祭礼要依从先代传下的规矩。’”

太子说：“我这是从贤人那里学习的。”又对然友说：“过去我没有学习过礼义，喜欢骑马和剑术。现在父老百官都不赞同我的做法，我担心他们无法完成大礼，你再去替我问问孟子。”然友又回到邹国去问孟子。

孟子说：“是这样，但这样的事首先要靠自己。孔子说：‘先君去世了，政权暂时由宰相掌管；喝稀饭，脸上有深黑色，到自己的位子上就哭，百官没有不悲哀的，因为自己做了他们的表率。’在上位的喜欢什么，到了下边必定喜欢得更厉害。‘君子的德性就像是风，小人的德性就像是草。风吹在草上，肯定把草吹倒。’关键还在太子啊。”

然友把孟子的话告诉太子，太子说：“是这样，关键确实还在我呀。”丧葬之前的五个月，太子一直住在草棚里，没发布过命令



和戒律。百官和亲族都说太子知礼了。等到下葬的时候，从四方来看的，看到太子面色非常悲伤，哭得非常沉痛，前来吊丧的人都非常满意。

第三章

【原文】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①，自楚之滕，踵门^②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③而为氓^④。”文公与之处^⑤。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⑥。

陈良^⑦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⑧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饷飧而治^⑨。今也滕有仓廩府库，则是厉民^⑩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⑪。”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②。”

曰：“许子以釜鬲爨^③，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④皆取诸其宫中^⑤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⑥，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⑦，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⑧，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⑨焉。舜使益^⑩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濬济、漯^⑪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⑫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

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㉒曰：‘劳之来之^㉓，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㉔。’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㉕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谓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㉖，荡荡乎^㉗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㉘有天下而不与焉^㉙！’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㉚！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㉛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㉜，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㉝，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㉞。’今也南蛮馱舌之人^㉟，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㊱。《鲁颂》^㊲曰：‘戎狄是膺^㊳，荆舒是惩^㊴。’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

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屨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⑫，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注释】

①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有位信奉农家学说名叫许行的人。神农之言，指假托上古帝王神农的名义宣扬自己的主张。许行，楚国人，农家代表人物。

②踵门：至滕文公殿门。

③廛：住宅。

④氓：民，民众。

⑤与之处：给他住所。

⑥捆屨织席以为食：编草鞋、织席子为生。

⑦陈良：楚国人，信奉儒家学说。

⑧耒耜：农具。

⑨饔飧而治：饔飧，熟食。早餐叫饔，晚餐叫飧，此指亲自烧火做饭，同时治理国家。

⑩厉民：危害老百姓。

⑪冠素：戴白色丝绸织的帽子。

⑫害于耕：妨碍耕种。

⑬爨：烧火做饭。

⑭舍：什么。

⑮宫中：房中。

⑯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一个人的生存需求，是由各种行业的人共同提供的。

⑰食人：供养人，养活人。

⑱不登：不能成熟。

⑲敷治：治理。

⑳益：舜的大臣。

㉑淪济、漯：疏通济水、漯水。

㉒后稷：周始祖，传说他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

㉓契：舜臣名，为商的先祖。

㉔放勋：即尧。

㉕劳之来之：慰劳安抚老百姓。

㉖振德之：振，通“赈”，救济。德，对人民施以恩德。

㉗皋陶：舜时的法官。

㉘则之：效法天。

㉙荡荡乎：浩大无边的样子。

㉚巍巍乎：高大庄严的样子。

㉛有天下而不与焉：虽有天下，而好像与己无关。不与，不相干。

㉜倍之：倍，通“背”，背叛。

㉝治任：打点行装。

㉞场：坟前祭祀用的空地。

㉟濯之：洗涤。

㊱皜皜乎不可尚已：光明洁白得谁也比不上。皜，光明洁

白的样子。尚,超过。

③7南蛮缺舌之人:这是孟子骂许行的话。南蛮,南方不开化的人,因许行为楚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些差异,中原人士当时有些轻视楚国。缺舌,缺鸟的话。缺,伯劳鸟。

③8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乔木,高大的树木,喻高尚。幽谷,深幽的山谷,喻低洼、下流。

③9《鲁颂》:《诗经》中的一部分,是鲁国祭祀先公的诗。下引见《鲁颂·閟宫》。

④0戎狄是膺:击退西方和北方的入侵。戎狄,西周时西方和北方的部族。是,语助词。膺,击退。

④1荆舒是惩:制御荆舒。荆,即楚国。舒,靠近楚国的小国。惩,制御。

④2倍蓰:两倍到多倍。蓰,五倍。

【译文】

有一个宣扬农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许行,从楚国到了滕国,到滕文公的宫门口对文公说:“我家在远方,听说君王要行仁政,很希望得到住房,能成为您的百姓。”滕文公给他一处住房。他的学生有几十人,都穿粗麻布衣服,靠织草鞋编席为生。

陈良的学生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扛着农具从宋国到了滕国,也去拜见滕文公说:“听说君王推行圣人之政,您也是圣人呀,很想成为圣人治理下的百姓。”陈相遇到许行,非常喜欢许行的学说,便抛开他过去所学的儒家学说,全心全意地向许行学习。

陈相遇到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文公确实是位贤明的君主，可是，还不懂得大道理。贤能的君王应该与老百姓一起种田，自己亲自烧火做饭，同时治理国家。而今滕国却建有仓库，陈放剥削来的财物，这是损害老百姓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怎能说是贤明呢？”

孟子说：“许子一定要先种粮食才吃饭吗？”

陈相说：“是的。”

孟子说：“许子一定要先织布才穿衣吗？”

陈相说：“不是的。许子穿粗麻布衣服。”

孟子说：“许子他戴帽子吗？”

陈相说：“戴。”

孟子说：“许子戴什么样子的帽子呢？”

陈相说：“戴白色丝绸织的帽子。”

孟子说：“帽子是许子自己织的吗？”

陈相说：“不是的，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帽子呢？”

陈相说：“那样会妨碍种庄稼的。”

孟子说：“许子也是用锅和陶器煮饭，也是用铁器耕田吧？”

陈相说：“是的。”

孟子说：“这些炊具和农具是他自己造的吗？”

陈相说：“不是的，是他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说：“用粮食换取各种器具，并不是剥削陶匠和铁匠；制陶和冶铁的工人也用他们的产品换取粮食，难道就是剥削农民吗？为什么许先生不制陶锻铁，什么东西都从自己房中拿出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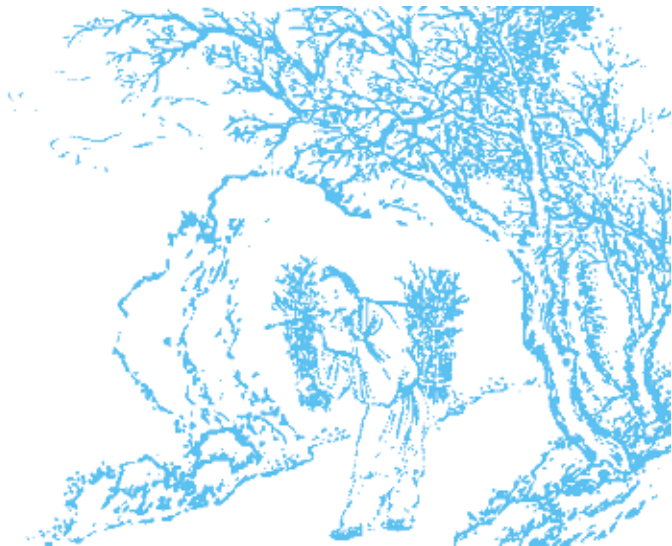
呢?为什么还要忙忙碌碌地与各种各样做工的交换产品,许先生难道不怕麻烦?”

陈相说:“各种工匠的工作,本来就不能边种田边干的。”

孟子说:“那么治理天下就能边种田边干了吗?有统治阶层,又有被统治阶层,他们有不同的工作。况且一个人的生存所需是由各种工种的人提供的,如果一定是自己做的才能用,就等于让天下人整天在路上奔忙。所以说: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劳心的人管理别人,劳力的人被管理。被管理的人要供养别人,管理的人要被人供养,这是天下共通的。

“尧的时候,天下还不太平,洪水到处流淌,泛滥于天下;草木茂盛,禽兽很多,种的庄稼不能收割,禽兽危害人类的生存,中原地区到处是禽兽的足迹。尧很忧虑,选拔舜去进行治理。舜委派益掌管放火,益焚烧山泽的杂树杂草,禽兽逃跑了。又委派大禹疏通多条河流,疏通了济水、漯水,让它们注入大海;决开汝水、汉水、淮水、泗水,让它们排入长江,这以后中原地区才适合人类居住。这个时候,大禹八年在外奔波,三次经过自家门口都来不及进去,即使想种田,可能吗?

“后稷教会老百姓种庄稼,种植各种粮食,五谷成熟了,老百姓能很好地生活。人有这样的特点,吃饱了穿暖了,非常悠闲,若不受教育,跟禽兽的区别不大。尧又担忧起来,便委派契管理人民,教导人民各种伦理关系,让他们知道:父子之间要相亲相爱,君臣之间要讲忠义,夫妇之间要有内外的分别,长幼之间有先后的秩序,朋友之间要讲信用。尧又天天慰劳安抚老百姓,纠正老百姓的缺点,帮助老百姓改正错误,让他们顺着自己善良的本性



发展。又救济他们，对他们施以恩德。圣人这样为百姓着想，能有时间种田吗？

“尧把不能得到舜这样的贤人作为自己的心病；舜把不能得到大禹、皋陶这样的贤人当成自己的心病；担心自己的一百亩农田耕种不好的，是农民。把财物分给别人叫做恩惠，用善来教导别人叫做忠诚，替天下选拔到人才叫做仁爱。所以把天下交给别人并不难，难的是替天下老百姓找到好的接班人。孔子说：‘尧做君主做得伟大啊！天是最伟大的，只有尧能效法天，尧胸怀宽广、无边无际，老百姓无法用语言表达！大舜也是合格的君主呀！简直像高山一样，自己统治天下可又好像天下不是自己的！’尧舜治理天下，难道还不算下功夫吗？可他们也没去耕田呀。

“我只听说过用中原较高的文化去同化边疆落后部族的，

却没听说被落后部族所同化的。陈良，是楚国出生的，喜欢周公、孔子的学说，到中原地区去学习；北方的学者，也不一定比他强，他是人们所说的豪杰呀。你们兄弟二人奉他为师几十年，他去世之后，你们却背叛了他。过去，孔子去世以后，弟子们守孝三年，打点行装准备走了，又到了子贡的房中行礼，每人都痛哭失声，然后才回去。可子贡又回来了，他在空地上建一所房子；子夏、子张、子游几个人因为有点像孔子，想用过去对孔子的礼节对待有若，他们强迫曾子接受，曾子却说：“不行。我们老师的德行，像经过长江、汉水的水洗过，又经过夏日的骄阳曝晒过的丝绸一样，光明洁白，无人可比！”现在，许行从落后地区出来，说着听不懂的语言，批评先王的政治；你却违背自己老师的学说向他学习，跟曾子也太不同了。我听说过从深谷出来迁到高处乔木上的，却没听说过下了高处的乔木而到幽深的山谷去的。《诗经·鲁颂》说：“击退戎、狄，制御荆、舒。”周公要击退他们，你却要向他们学习，也可说太不善于根据情况变化了。”

陈相说：“实行了许先生的主张，市场上商品的物价就统一了，国中也没人作假；即使是小孩子到市场上，也没人欺骗他。布帛长短相同，价钱就差不多；麻线、丝帛的重量相同，价钱也就差不多；粮食多少相同，价钱也就差不多；鞋子大小相同，价钱也就差不多。”

孟子说：“事物间存在差别，是一种自然现象，有的差别两倍五倍，有的差别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万倍。你硬要它们相同，这就让天下乱了。鞋子只要尺寸相同就同价，谁还做质地好的鞋子呢？要实行了许先生的主张，等于是带领天下人作假，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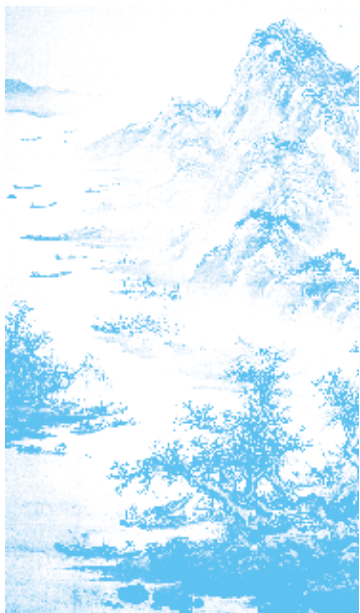
滕文公下

第一章

【原文】

陈代^①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②。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③’，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④，招虞人以旌^⑤，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⑥。’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⑦使王良与嬖奚乘^⑧，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⑨。’强而后可^⑩，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⑪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



遇，一朝而获十^⑫。’《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⑬。”我不贯^⑭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释】

①陈代：孟子弟子。

②宜若小然：好像拘于小节。小，小节。

③枉尺而直寻：弯曲一尺而伸展八尺，喻以小的牺牲而换取大的成就。枉，弯曲。寻，八尺。

④田：同“畋”，打猎。

⑤招虞人以旌：用旌召唤管理苑囿的小官。旌是用来招大夫的，招虞人要用皮冠。虞人没见到皮冠，所以没有前往。虞，管苑囿的小官。

⑥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不怕因坚持正义落到死无葬身之地的处境，勇士不怕因为坚持正义而被杀头。元，头。

⑦赵简子：晋国大夫，名鞅。

⑧王良与嬖奚乘：王良为宠幸的小臣奚驾车。王良，著名的御者。嬖，宠幸的人。

⑨复之：再坐一次。

⑩强而后可：反复要求才同意。

⑪掌：专门。

⑫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

十：我替他按规范驾车，一整天没能打到一个猎物；替他胡乱驾车，一早上就能打到十头。

⑬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语出《诗经·小雅·车攻》，驾车人按规范驾车，箭一发出就能穿透猎物。

⑭贯：习惯于。

【译文】

陈代说：“现在不见各国诸侯，好像显得太拘谨了吧。现在要是愿意游说诸侯，如果做得好可帮他称王于天下，做得不好也可以帮他做霸主。古书上有‘弯曲小的而伸展大的’说法，游说诸侯似乎还是可以做的。”

孟子说：“过去齐景公去打猎，用旌旗召唤管理苑囿的虞人前来，可召唤虞人本应用皮冠，所以虞人就没来，齐景公就要把他们杀掉。孔子说：‘志士不怕因为坚持正义而弄得死无葬身之地，勇士也不怕因为坚持正义而被杀头。’孔子是肯定他们哪一点呢？肯定不用召唤他们的礼节他们就不前往。如果没等召唤就前去，该怎么样呢？弯曲小的以成就大的，是就利益方面而言。如果为了追逐利益，弯曲大的而伸展小的也有利，是不是也去做呢？过去赵简子派王良为他宠幸的小臣奚驾车去打猎，一整天却没能打到一件猎物。奚跟赵简子说：‘王良是天下最差劲的驾车手。’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说：‘请让我再为你驾车去打猎。’反复请求，奚终于同意。不到一个早上就打到十个猎物。奚又对赵简子说：‘王良是天下最优秀的驾车手。’赵简子说：‘我就派他专门为你驾车吧。’赵简子便把自己的决定跟王良说，王良

不同意,说:“我替他规规矩矩地驾车,整天却打不到一件猎物;为他胡乱驾车,一个早上打到十件。《诗经》上说:“驾车人按规范驾车,箭一射出就射中目的。”我不习惯于替小人驾车,还是别让我干吧。驾车的人还羞于与射箭的人合作,虽然合作能得到猎物,堆到像山丘一样多,也不干。如果要委屈自己的理想而听人家的,那又为什么呢?并且你也弄错了,弯曲自己的人,是不能矫正别人的。”

第二章

【原文】

景春^①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②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③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④,必敬必戒,无违夫子^⑤!’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⑥,立天下之正位^⑦,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⑧;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注释】

①景春:人名。具体身份不详。

②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

正的大丈夫吗？公孙衍、张仪：与孟子同时的著名的纵横家，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

③丈夫之冠：男人成年的时候。冠，男子二十岁时行加冠礼，表示成年。

④往之女家：到了你的家里，指到夫家。妇女以夫家为最后的归宿，故有此言。

⑤无违夫子：不要违抗自己的丈夫。夫子，丈夫。

⑥居天下之广居：行为符合仁的要求。广居，本指豪华宽敞的住房，此处比为“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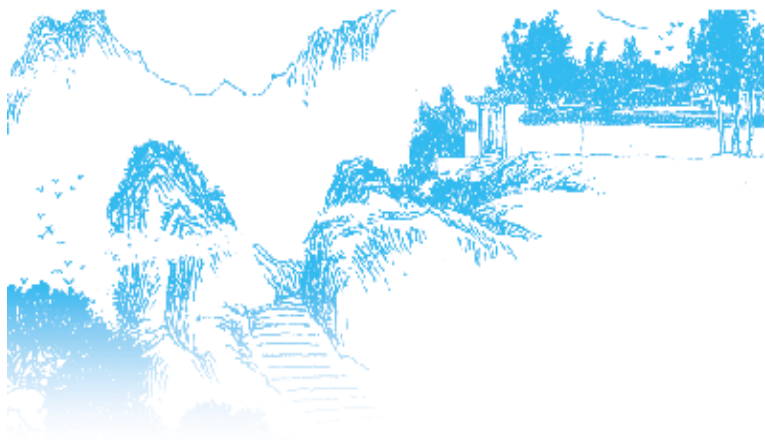
⑦立天下之正位：行事都符合礼的规范。正位：好的位子，喻“礼”。

⑧与民由之：让老百姓也能得意。与百姓同乐之意。

【译文】

景春问：“像公孙衍、张仪难道还不算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连诸侯都害怕，他们平静下来，天下战火就熄灭了。”

孟子说：“这些人怎么能算大丈夫呢？你没学习过礼吗？男人二十岁行加冠礼时，父亲对他有所嘱托；女子出嫁时，她的母亲也要嘱咐她，把她送出大门时，叮咛说：‘到了婆家，一定要恭敬小心，不要违背丈夫的意志。’把顺从当成正道，是妇女的事。丈夫也仅是顺从国君啊。行为符合仁的要求，行事符合礼的规范，一切都符合义。仕途通达时，要想着让老百姓都能受惠；仕途不顺时，不要违背自己的道德理想。富贵不会使我动心，贫贱不会使我改变操守，外界的强大压力也不会让我屈服。这才叫大丈夫。”



第三章

【原文】

周霄^①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②如也，出疆必载质^③。’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注释】

- ①周霄：魏国人。
- ②皇皇：同“惶惶”，心神不安的样子。
- ③载质：带着礼物。质，通“贄”，与人初次见面时用的礼物。

【译文】

周霄问道：“古代的君子做官吗？”

孟子说：“做官。《书》上说：‘孔子要是三个月没有得到君主的任用，就惶惶不可终日。他离开国家时，一定带着礼物用于去拜见别的国君以求任用。’公明仪说：‘古代的君子三个月没官做就要悲伤。’”

周霄问：“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就悲伤，不也太急于想做官了吗？”

孟子说：“士人没有官职，就像国君失去了国家一样。《礼》书上说：‘国君亲自耕种祭田，来提供祭品；夫人亲自养蚕缫丝，来做祭服。祭祀用的动物不肥，祭品不洁净，衣服不完备，不敢去祭祀。’‘只有士人，没有祭田时，也不去祭祀。’祭牲专用的动物、祭

器、祭服不完备，就不敢祭祀，也不敢欢乐，难道还不足悲伤吗？”

周霄问：“离开一个国家时，一定要带着觐见别的国君的礼物，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士人去做官，就像农民耕田一样，是他的本职工作。农夫难道会因为出国就扔掉他的农具吗？”

周霄说：“晋国也是可以出仕的国家，我却没听说过像这样急于出仕的。这样急于做官，可君子又难以得到职位，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生下了男孩就希望他将来能娶到妻子，生下女孩就希望她将来能嫁到丈夫，每个父母都有这种心理。有的男女却不等父母的安排，不听媒人的话，从墙头墙缝互相窥视，甚至爬过墙私下相爱，他的父母、邻居都会轻视他。古代的君子不是不想做官，但是又讨厌不走正道去做官。不走正道而得官，与钻洞爬墙是类似的。”

第四章

【原文】

彭更^①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

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③，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注释】

- ①彭更：孟子弟子。
- ②美：多余。
- ③毁瓦画墁：毁坏瓦，乱涂墙。

【译文】

彭更问道：“后面跟随着几十辆车子，几百个人又跟着侍候，在诸侯中间吃来吃去，不也太过分了吗？”

孟子说：“如果不合道义原则，即使一筐食物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符合道义的话，大舜从尧那里接受了整个天下，也不认为是过分。你认为他过分吗？”

彭更说：“不是。但是士人不担任职务还要享受俸禄，则是不行的。”

孟子说：“你要是不让各行各业的人互相交易，用自己多的去换取自己不够的东西，那么农民可能粮食有余，妇女会积存一些布匹了。你如果让他们互相交易，木工、车工都能有饭吃。有这样的一个人，在父母面前很孝顺，又顺从自己的兄长，坚守先王的准则，教导年轻的学子，却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吃的。你为什么能尊重工匠却轻视仁义之人呢？”

彭更说：“那些工匠，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找吃的。君子学习道，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吃的吗？”

孟子说：“你何必去谈论动机呢？他对你有好处，你可以供养他就供养了他。你是按动机供养求食的人呢，还是按功绩供养有的人呢？”

彭更说：“供养找饭吃的人。”

孟子说：“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打坏瓦，又乱涂墙，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找饭吃，你会供应他食物吗？”

彭更说：“不会的。”

孟子说：“那你也不是因人的动机而去供养他，而是根据他的功绩供养他。”

离娄上

第一章

【原文】

孟子曰：“离娄^①之明、公输子^②之巧，不以规矩^③，不能成方圆；师旷^④之聪，不以六律^⑤，不能正五音^⑥；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⑦天下。今有仁心仁闻^⑧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⑨。’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⑩也，下无法守^⑪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⑫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⑬。’泄泄犹沓沓^⑭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⑮。”

【注释】

①离娄：相传是黄帝时一个视力很好的人，常被当成视力好的代名词。

②公输子：名班，鲁国人，又称为鲁班，著名的木匠。

③规矩：规，画圆的工具。矩，画方的工具。

④师旷：晋国人，著名音乐家。

⑤六律：确定音的高低、清浊的乐器。分别是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黄钟。

⑥五音：五种音阶，即宫、商、角、徵、羽。

⑦平治：治理。

⑧仁心仁闻：仁心，爱人之心。仁闻，有爱人的名声流传出去。

⑨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语出《诗经·大雅·假乐》。愆，过错。率，遵循。

⑩道揆：道德原则、规范。

⑪法守：有法度可以守职奉命。

⑫幸：侥幸。

⑬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语出《诗经·大雅·板》。蹶，颠覆、跌倒。泄泄，多言的样子。

⑭沓沓：泄泄，形容多话的样子。

⑮吾君不能谓之贼：意为我的君王不能行善，这就是贼害。

【译文】

孟子说：“离娄那样的视力，鲁班那样的巧匠，不用规矩，也画不成方形和圆形。师旷那样的听力，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尧、舜那样的圣明，不用仁政，也不能治理天下。现在有的国君有仁爱之心，也有仁爱的名声，但老百姓却没得到恩惠，也不可被后世效仿，这是不实行先王仁政的缘故。所以说：仅仅有善心还不能搞政治，仅仅有规矩也不能靠它自己实施。《诗经》上说：‘没有过错也没有遗忘，一切都遵循着旧的规则。’遵守先王的法令制度竟然会犯错误，这是没有的事。圣人用尽了他的眼力，接着又用规、矩、水平仪和墨线，去画方圆平直，可以随便画多画少；圣人用尽了他的耳力，接着又用六律去校五音，也是绰绰有余；圣人用尽了心思去治理国家，接着又用仁政，他的仁爱就普盖天下。所以说：建高要凭借着丘陵，挖低要凭借河流和沼泽。搞政治却不凭借先王之道，这能说是聪明吗？所以唯有有仁德的人应该担任高官；不仁德的人占据了高位，是把他的危害扩大了。上边没有法令制度，下边没有法令可遵守，朝廷不相信正道，工匠不用尺度，统治者违背道义，人民违背法律，国家还能存在下去只能说是侥幸了。所以说：城郭不完备，武器不充分，并不是国家的灾害；田野没有开垦，财物不能积聚，也不是国家的灾害；统治者不知礼，老百姓不学习，坏人横行，国家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诗经》上说：‘老天爷正要颠覆它，不要饶舌地不关疼痒。’饶舌，也就是啰唆。侍奉君王不讲义，任职和辞官不按礼，说话跟先王之道无关，这就是像多嘴啰唆一样。所以说，责难君王叫做恭，把好的说出来把不好的压下去叫做敬。说自己君王不足为善的就叫做贼。”

第二章

【原文】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①，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②，此之谓也。”

【注释】

①幽、厉：两种不好的谥号。幽，暗。厉，暴虐。

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语出《诗经·大雅·荡》。意思是说商纣所当引以为戒的，就是夏桀。

【译文】

孟子说：“规矩，是画方圆最好的工具；圣人，是人类行为的最佳典范。做个君主应尽量符合为君主的规范，做个臣子应尽量符合为臣子的规范，这二者都学习尧、舜也就行了。不用舜侍奉尧的办法侍奉自己的君主，就是对他的君主不敬重；不用尧治理百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百姓，就是残害自己的百姓。孔子说：‘只

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仁，二是不仁。’对他的百姓太严厉，就会导致杀身亡国之祸；不严厉，也会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使国家削弱。一旦被溢为‘幽’、‘厉’，即使孝子贤孙，百代之后也改不了。《诗经》上说：‘殷纣王可引以为戒的对象并不遥远，就在商统一前的夏桀身上。’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章

【原文】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译文】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能够取得天下是靠仁，他们丧失天下是因为不仁。一个国家的败落兴起、生存灭亡也是一样。天子不仁，就不能保有天下；诸侯不仁，就不能保有他的国家；卿大夫要是不仁，就不能保有



自己的宗庙；士庶不仁，就不能保有自己的生命。现在有的人憎恨死亡却喜欢干坏事，这就像讨厌喝醉却强要喝酒一样。”

第四章

【原文】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译文】

孟子说：“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你，要回过头考虑自己对别人的爱是否充足；管理百姓，却没能管理好，要回过头来考虑自己是否够明智；对别人以礼相待，别人却没有对你以礼相待，要



反过来考虑自己对别人是否尊敬。做什么事有行不通的,都回过头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己行得正,天下也就归顺了。《诗经》上说:‘永远按天命行事,自己的行为决定将来的幸福。’”

第五章

【原文】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译文】

孟子说：“人们经常说‘天下国家’这句话。天下的根本在于国，一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个人。”

离娄下

第一章

【原文】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①，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②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③，卒于毕郢，西夷^④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注释】

- ①诸冯：地名，与下面的负夏、鸣条都在东部。
- ②东夷：东方民族。夷，对边远地区文化落后部族的称呼。
- ③岐周：岐山下周的发祥地。
- ④西夷：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称呼。

【译文】

孟子说：“大舜出生在诸冯，后来迁居到负夏，最后死在鸣条，算是东方少数民族的杰出人物。周文王出生在岐山下周的田地，在毕郢去世，算是西方少数民族的杰出人物。他们在地域上相距一千多里，时代先后相差一千多年，却都能够统一天下，作为是完全相同的。先代圣王与后世圣王，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

第二章

【原文】

子产^①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②。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③成；十二月，舆梁^④成，民未病涉^⑤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注释】

- ①子产：春秋时郑国大夫，即公孙侨，曾长期执政。
②溱、洧：郑国境内的两条河。
③徒杠：简易的桥，可供行人通过。
④舆梁：可过车马的桥。
⑤民未病涉：百姓不再担心在水中走来走去了。

【译文】

子产执掌郑国政权，曾经用自己坐的车带老百姓涉过溱水、洧水。孟子评论说：“虽然子产心好，但他却不懂得搞政治。周历十一月先修只能过行人的简易桥梁，十二月又建成可通过车马的大桥，老百姓就不担心在水中走来走去了。执政者要是把政治搞得不好，出行的时候有警戒都可以，怎么可能把每个要过河的人都用车搭载呢？执政的人要想让每一个老百姓都高兴，一个一个地去取悦他们，时间也是不够的。”

第三章

【原文】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译文】

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主要是把臣下当成自己手足那样爱护，臣下就会把君主当成自己的心脏看待；君主要是把臣下当成狗马等玩物一样，臣下就会把君主当成普通的路人；君主要是把臣下当成泥土和草芥一样轻贱，臣下就会把君主当成强盗和仇敌。”

齐宣王说：“《礼》上规定，替自己过去的君主服丧。怎样才能使臣下为他服丧呢？”

孟子说：“劝谏能够实行，臣下的建议也都听从，让人民都受

到恩惠；臣下出于某种原因要离开了，君主要派人保护出境，又在他要去的国家先替他宣传；离开了三年还没回来，这才把赐给他的土地住宅收回来：这就叫做三次礼敬。这样做的话，就可以替过去的君主服丧。现在做臣下的，有什么劝谏君主的也不接纳执行，臣下有什么建议君主的也不听从，没能因此而让老百姓受惠；因为某种原因要离开了，君主像对待犯人那样将他绑起来驱赶出境，又到他将去的国家说尽坏话；离开的当日就收回土地和住宅：这就像是强盗和仇敌。对强盗和仇敌服什么丧呢？”

第四章

【原文】

逢蒙^①学射于羿^②，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③，恶得无罪？”

“郑人使子濯孺子^④侵卫，卫使庾公之斯^⑤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⑥，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⑦，去其金^⑧，发乘矢^⑨而后反。”

【注释】

- ①逢蒙：羿的家臣，曾向羿学习箭法。
- ②羿：古代善射者的通称，此处指夏时有穷氏的后羿。
- ③薄乎云尔：罪小罢了。
- ④子濯孺子：人名。
- ⑤庾公之斯：人名。
- ⑥尹公之他：人名。
- ⑦抽矢，扣轮：取出箭，击打车轮。
- ⑧去其金：去掉箭头。
- ⑨发乘矢：发射四支箭。

【译文】

逢蒙向羿学习箭法，把羿的箭术都学到了手，想想天下只有羿本人的箭术超过自己，就杀害了羿。谈到这件事，孟子说：“羿本人也有过错啊。”

公明仪不同意，说道：“好像羿没什么过错啊。”

孟子说：“只是过错小些，怎能说没过错呢？过去郑国曾派子濯孺子进犯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去追击敌人。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病了，不能开弓放箭。我要死了啊！’问驾车人：‘是谁追我们呢？’车夫说：‘是庾公之斯。’孺子说：‘我又能活了！’车夫问：‘庾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射手。大夫您却说能活了，是为什么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是向尹公之他学习的箭法，尹公之他又是向我学习的箭法。尹公之他这个人是一个正人君子，他选择的朋友一定也是正人君子。’庾公之斯赶来问道：‘先生为什么不拿起

弓？’子濯孺子说：“我今天病了，不能开弓放箭。”庾公之斯说：‘我是向尹公之他学习的箭法，而他又是向您学习的，我不忍心用从您那里学来的箭法伤害您。但是今天的战斗又是国家大事，我不敢不做。’便取出箭敲击车轮，去掉箭头，射出四支箭，然后才回去。”

第五章

【原文】

孟子曰：“西子^①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②，齐戒^③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注释】

①西子：西施。春秋末著名的美女。

②恶人：相貌丑陋的人。

③齐戒：齐，同“斋”。斋戒，是指祭祀前的一系列禁忌，以表示对上天的虔诚。

【译文】

孟子说：“西施这样的美人要是头上蒙着肮脏的东西，人们都会捂着鼻子快步地走过去。即使是相貌丑陋的人，如果他斋戒且洗净了身体，就可以祭祀上天。”

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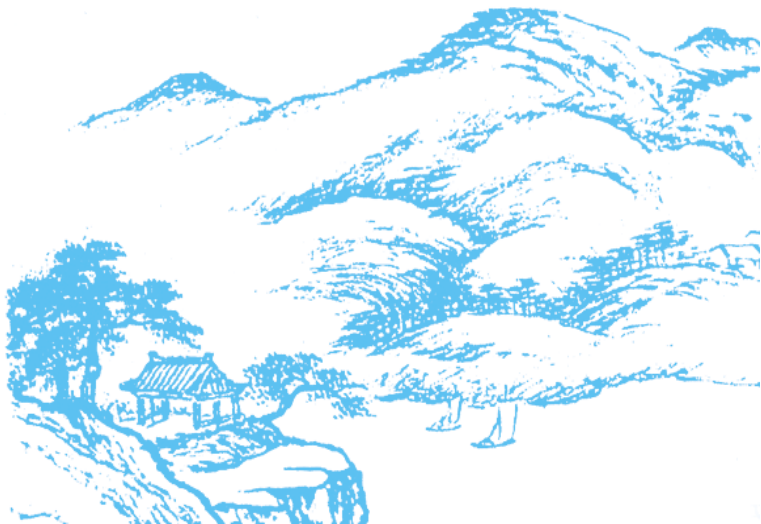
【原文】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饜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饜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眈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饜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译文】

齐国有一个人娶了一妻一妾。丈夫每次出门，一定酒足饭饱后才回来。他的妻子问他都是跟谁一起吃饭，他说全是富贵人物。他的妻子跟妾说：“丈夫出门，一定酒足饭饱才回来。问跟他一起吃饭的是谁，说的全是富贵人物，可从来没有富贵人物到我们家来过。我要偷偷地观察他到了什么地方。”于是，她很早就起床，偷偷地在丈夫后面跟着，走遍城中，没有见到一个人跟丈夫打过招呼。最后到了城东坟墓间，丈夫到祭祀者那里讨剩下的酒肉；一家不够吃，又转身向别家讨。这就是他能酒足饭饱的方



法。他的妻子先回到家里,跟妾说:“丈夫是我们终身的依靠。现在竟然是这样的。”妻妾一起埋怨丈夫,并在庭院中相对哭泣。可丈夫并不知道,从外面回来时依然志得意满,在妻妾面前夸耀。

在君子看来,人们追求富贵的方法,他们的妻妾要是知道了,能够不感到羞耻且不因此而哭的,那就很少了。

万章上

第一章

【原文】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①，何为其号泣也？”

孟子曰：“怨慕^②也。”

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

曰：“长息^③问于公明高^④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恕^⑤：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⑥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廩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⑦天下而迁之^⑧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⑨；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⑩。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注释】

- ①旻天：苍天。
②怨慕：既怨自己不被父母喜欢，又思念他们。
③长息：公明高弟子。
④公明高：曾子弟子。
⑤愀：没有忧愁的样子。
⑥帝：尧。
⑦胥：全部。
⑧迁之：交给他。
⑨少艾：美少女。艾，美好。
⑩热中：内心焦躁。

【译文】

万章问道：“舜到田野间，对着天空哭诉。他为什么要哭诉呢？”

孟子说：“因为他又埋怨又思念。”

万章说：“‘父母喜欢他，就应该高兴并永远记住。父母不喜欢他，就应该辛苦劳作而不埋怨。’那么大舜埋怨父母吗？”

孟子说：“长息问公明高：‘舜到田间去，我已经听您讲解过了，向苍天哭诉父母，我还不不懂。’公明高说：‘这就不是你能理解的了。’公明高认为孝子之心不应该无忧无虑：我努力耕田，尽一个做儿子的责任罢了，父母不喜欢我，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尧派自己九个儿子两个女儿，还有百官，准备了充足的牛羊、仓库等，在田间为舜服务。天下很多士人到了舜这里，尧将对舜进行

考察然后把天下都交给他。因为不被父母喜欢，舜就像走投无路的人无所依靠。让天下士人喜欢，这是人的欲望，但这并不能排解舜的忧愁；喜欢美貌的女性，也是人的愿望，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也不能解除舜的忧愁；富裕是人的愿望，可富有天下也不能解除舜的忧愁；做大官是人的愿望，可舜贵为天子，也不能解除他的忧愁。被别人喜欢、娶到美貌的女子、得到富贵，都不能解除他的忧愁，只有让父母高兴才能解除自己的忧愁。人小的时候，留恋自己的父母；知道喜欢女色了，就思念美貌少女；有了老婆孩子，就爱慕自己的老婆孩子；出仕了就爱自己的君主；要是不被君主喜欢，内心就很焦急。大孝之人，一辈子都会爱恋他的父母。五十岁还在爱恋着父母的，从舜身上就能看出来。”

第二章

【原文】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

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之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译文】

万章说：“尧把天下交给了舜，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是这样。天子不能把天下给予别人。”

万章说：“那么舜得到天下，是谁给他的呢？”

孟子说：“是天给的。”

万章说：“天把天下给他，是谆谆教导他然后给他吗？”

孟子说：“不是的。天不说话，是用行为和事件暗示他。”

万章说：“怎样用行为和事件暗示呢？”

孟子说：“天子能把人推荐给天，可不能让天给人天下；诸侯能把人推荐给天子，可不能让天子给人诸侯之位；大夫能向诸侯推荐人，可也不能让诸侯给人大夫之位。过去尧把舜推荐给天，天就受了，在民间公布，老百姓也接受了。所以说：天不说话，用行为与事件暗示他罢了。”

万章说：“请问，向天推荐天接受了，在民间公布老百姓也接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说：“派他主持祭祀而各种神都愿意享受祭品，这就是天接受他；让他主持事务事情办得很好，老百姓很安乐，这就是老百姓接受他。是上天把天下给了他，是人民把天下给了他，所以说，天子不能把天下送给别人。舜帮助尧治理天下二十八年，这不是单凭人力就能做到的，这是天意。尧去世了，三年的丧期结束，舜回避尧的儿子，一直到了南河之南。可天下人要朝拜天子的，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却去舜那里；打官司的人，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却去舜那里；讴歌的人，也不歌颂尧的儿子却歌颂舜。所以说这是天意。这之后他才到中原，登上天子之位。如果舜住着

尧的宫殿，逼迫尧的儿子，这就是篡夺，不是天给的。《太誓》上说：‘天的眼睛就是老百姓的眼睛，天的耳朵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的耳朵。’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章

【原文】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①未立，外丙^②二年，仲壬四年。太甲^③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

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注释】

- ①太丁：汤的太子，未得立而死。
- ②外丙：太丁的弟弟。下文仲壬也是太丁的弟弟。
- ③太甲：太丁之子。

【译文】

万章问道：“人们说，‘到了大禹时代，道德就衰落了，不把天子之位传给贤人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是这样的。天要传给贤人，就传给贤人；天要传给儿子，就传给儿子。过去舜向天推荐禹，十七年之后，舜去世了。过了三年丧期，禹到阳城回避舜的儿子，可天下的老百姓跟随他，就像尧死后不跟从尧的儿子而跟从舜一样。禹向天推荐益，过了七年，禹去世了。过了三年丧期，益到箕山的北面回避禹的儿子启。朝见和打官司的人不到益那里却到启那里，说：‘他是我们君王的儿子啊’；讴歌的人也是歌颂启而不歌颂益，说：‘他是我们国君的儿子呀’。尧的儿子丹朱不贤能，舜的儿子也不贤能；舜辅佐尧、禹辅佐舜，经历的时间长，对老百姓施恩比较久。夏启贤能，能够继承禹的治国方法；而益辅佐禹的时间短，对老百姓施予恩惠的时间不长。舜、禹、益之间，相距已很久远。他们的儿子是贤还是不肖，这是天决定的。没有谁叫他们这样的，却



这么去做了，这是天意；不用谁招致就来的，这是天命啊。一般的人想要得到天下，道德一定要像舜、禹，而且有天子替他们向天推荐。没有人把孔子向天推荐，所以孔子没能统治天下。从前代继承取得天下的人，上天要废弃他，一定是像桀、纣这样的人，所以益、伊尹、周公没能取得天下。伊尹辅佐商汤统一了天下，汤去世后，太子太丁没即位而死，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二年，仲壬即位四年。太甲改变了商汤的法律，伊尹把他流放到桐，过了三年，太甲后悔了，自己埋怨自己，在桐的三年，逐渐向仁义方向转化。后来能听伊尹训诫自己，才又迁回亳地。周公之所以没统治天下，也就像益与夏、伊尹与商的关系。孔子说：‘尧、舜是禅让，夏、商、周三代是父子相承，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万章下

第一章

【原文】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觉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

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译文】

孟子说：“伯夷的眼睛不看邪恶的色彩，耳朵不听邪恶的音乐；不合道义的君主他不侍奉，不合道义的老百姓他不治理；天下太平就进取，天下混乱就隐居。在那些政治横暴的国家，在那些人们凶恶的地方，他都居住不下去。他觉得与道德水平普通的人交往，就像穿着上朝的衣服坐在泥巴炭灰上。纣当权的时候，伯夷隐居在北海边，等待政治的清明。听到过伯夷的风采的，贪鄙的人也会廉洁，胆小的人也能志存高远。

“伊尹说：‘什么样的君主不能侍奉呢？什么样的民众不得管理呢？’天下太平要做官，天下混乱也要做官。他说：‘上天生下了老百姓，让其中先明白道理的教导后明白道理的。我是天生的人中先明白道理的一类人，我要用圣贤之道教育老百姓’。他认为天下老百姓中最普通的男女如果有没得到尧、舜之君恩惠的，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进沟中，他因此自觉地挑起天下的重担。柳下惠不认为侍奉不好的君主是耻辱，他不推辞做小官；做官时推荐贤人，处理政事按照准则；没官做了也不埋怨，处于穷困之中也不忧愁。他与一般民众交往，很有点恋恋不舍。照他的话说：‘你是你，我是我，你即使光着身子在我身边，又怎能污染到我呢？’所以听到柳下惠风采的人，气量小的人也变得宽

容，刻薄的人也变得宽厚。孔子离开齐国时，淘的米还没滤干就走了；离开鲁国时说：‘要慢慢走啊，离开祖国应该如此。’能够快走就快走，能够久留就久留，能够住下就住下，能够出仕就出仕，这就是孔子啊。”

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的清高者；伊尹，是圣人中有责任感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的随和者；孔子，是圣人中能够随情况变化而变化的人。孔子可说集中了前代圣人的优点。所谓集中了前圣的优点，也就像演奏音乐是由敲击钟开头，最后击磬结束一样。开始敲击钟，是起个好头，后来击玉磬，是结好尾。开好头，是靠聪明起作用；结好尾，就要靠圣心起作用了。聪明就像技巧，圣贤像是力量。这就像从百步之外射箭，能射到，这是你的力量大；要是射中了，就不是单靠力量了。”

第二章

【原文】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①，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②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

晋平公之于亥唐也，人云则人^③，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飧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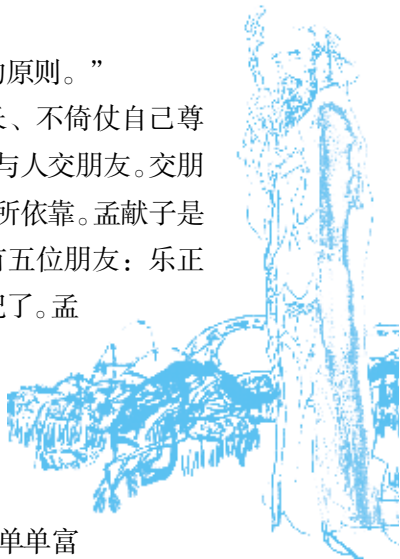
【注释】

- ①孟献子：鲁国大夫仲孙蔑。
 ②费惠公：费国国君。
 ③入云则入：（亥唐）说进来，晋平公才敢进来。

【译文】

万章问道：“请问交朋友的原则。”

孟子说：“不倚仗自己年长、不倚仗自己尊贵、不倚仗自己兄弟有人做官与人交朋友。交朋友是看他的道德水平，不能有所依靠。孟献子是有四百匹马的大家之长，他有五位朋友：乐正裘、牧仲，另外三人我已经忘记了。孟献子与五人做朋友的时候，是忘了自己的地位的。这五个人也是如此，如果献子以自己的地位与他们交往，他们就不愿与献子做朋友了。不单单富



贵的大夫之家是这样，小国的国君也有这样的。费惠公说：‘我对于子思，是把他当成老师；我对颜般，是用平等的朋友关系对待；王顺、长息两个人则是侍奉我的。’不单单小国的君主这样，即使是大的君主也有这样的。晋平公对于亥唐就是这样。亥唐说进来，晋平公才敢进去；亥唐说坐下，晋平公才坐下；亥唐说吃饭吧，晋平公就吃饭。即使吃的是粗粮青菜，晋平公也要吃饱，他不敢不吃饱。但也就仅此而已——晋平公并不与亥唐共居高位，共同处理政事，共同分享爵禄。这是士要尊贤的方法，而不是王公贵人尊贤的方法。舜去拜见尧，尧把女婿安排在别宫居住，也招待舜，两人交替做宾主，这是天子跟普通人的交往。地位低的尊重地位高的，叫做尊重贵人；地位高的尊重地位低的，叫做尊重贤人。尊重贵人与尊敬贤人，本质上是一样的。”

第三章

【原文】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译文】

孟子说：“做官的目的本来不是为摆脱贫困，但偶尔也有因



贫困而做官的；娶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妻子奉养父母，但有时妻子也奉养父母。因为贫穷才做官，就要辞掉高贵的而任卑贱的，辞去待遇优厚的而任待遇菲薄的。辞去尊贵的而任低下的，辞去待遇优厚的而任待遇菲薄的，什么职位最合适呢？守关打更。孔子曾经做管理仓库的小官，他说：‘把账算好就行了。’他曾做管理放牧的官，说：‘牛羊能茁壮成长就行了。’职位低而说些与位子不相称的话，是罪过；在朝廷里做大官而其主张却没法推行，是一种耻辱。”

告子上

第一章

【原文】

告子^①曰：“性，犹杞柳^②也；义，犹柤棬^③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柤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柤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柤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柤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注释】

- ①告子：告，姓。子，对男性的尊称。告子，孟子的学生。
- ②杞柳：一种灌木，枝条柔软，可用来编器物。
- ③柤棬：盛汤、酒等的器具。

【译文】

告子说：“人性，好像是杞柳；仁义，好比是杯盘。让人性归于仁义，就好像是用杞柳做成杯盘。”

孟子说：“你是顺着杞柳的本性来做成杯盘呢，还是伤害它的本性来制造杯盘呢？假如说要伤害杞柳的本性来制作杯盘的

话,那么你也会伤害人的本性来使它具有仁义吗?带领天下的人来祸害仁义的,一定就是你的这种理论了!”

第二章

【原文】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译文】

告子说：“人性就好比是急流的水，在东边冲开缺口就向东流，在西边冲开缺口就向西流。人性没有善与不善之分，就好比水流本来没有东西之分一样。”

孟子说：“水确实本来没有东流西流之分，但是没有上流下流之分吗？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好比水总是向下流一样。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水的本性没有不向下流的。假如水被拍打而溅起，可以使它高过额头；堵塞水道让它倒行，可以让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不过是外在的形势导致它这样。人之所以可以令他干出不善的事，是因为他的本性受到外部情势作用而改变了。”

第三章

【原文】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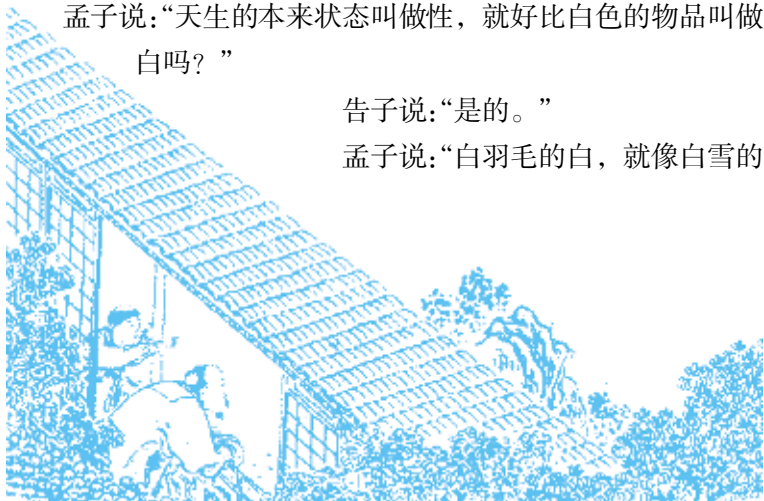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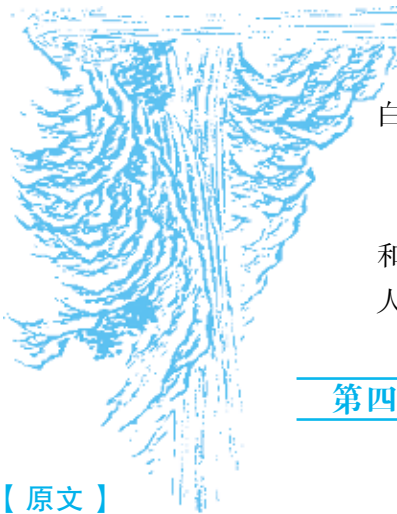
告子说：“天生的本来状态叫做性。”

孟子说：“天生的本来状态叫做性，就好比白色的物品叫做白吗？”

告子说：“是的。”

孟子说：“白羽毛的白，就像白雪的





白；白雪的白就像白玉的白吗？”

告子说：“是的。”

孟子说：“那么狗的本性和牛的本性一样，牛的本性与人的本性一样吗？”

第四章

【原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①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欤？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②？”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③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欤？”

【注释】

①异于：当属衍文。

②长之者义乎：尊敬之心在年长的人，还是在于尊敬他的人？

③耆：通“嗜”，喜欢。

【译文】

告子说：“饮食、男女关系，是人的本性。仁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义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

孟子说：“为什么说仁是内在的、义是外在的呢？”

告子说：“他人年长所以我才尊敬他，不是因为我心中有尊敬之情；就好比白色的物品我认为它是白，是根据它外面的白色一样，所以说义是外在的。”

孟子说：“白马的白色，与白人的白色没有不同；不懂爱惜老马，与不懂敬重长者也没有什么不同吗？而且你说尊敬之心在于长者呢，还是在于尊敬他的人呢？”

告子说：“我的弟弟我就喜欢，秦人的弟弟我就不喜欢，因为我的内心有喜欢的标准，所以仁是内在的；尊敬楚国人的长者，也尊敬我们国家的长者，因为年纪大是尊敬的标准，所以说义是外在的。”

孟子说：“喜欢秦国的烤肉，与喜欢自己国家的烤肉没有不同，事物都有类似的情形，难道说喜欢烤肉也是外在的吗？”

第五章

【原文】

孟季子^①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

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

曰：“敬兄。”

“酌^②则谁先？”

曰：“先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③，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④故也。庸敬^⑤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⑥，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注释】

①孟季子：人名，其人生平不详。

②酌：给他人倒酒。

③尸：古代祭祀不用牌位或画像，而用年幼的儿童代表享祭者受祭。代表享祭者称为“尸”。

④在位：代表享祭者。

⑤庸敬：经常的尊敬。

⑥汤：热水。

【译文】

孟季子问公都子说：“为什么说义是内在的呢？”

公都子说：“表达心中的敬意，所以说是内在的。”

孟季子问：“有一个乡里的人比你的兄长大一岁，你尊敬谁？”

公都子说：“尊敬兄长。”

孟季子问：“倒酒时先给谁倒呢？”

公都子说：“先给乡里人倒。”

孟季子问：“你所尊敬的是兄长，外表却是对乡里人很尊敬，义果然是外在的，而不是产生于内在的。”

公都子不能应答，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应该尊敬叔父呢，还是尊敬弟弟呢？他会说：‘尊敬叔父。’你说：‘弟弟是享祭者，那么该尊敬谁呢？’他会回答：‘尊敬弟弟。’你问：‘那么尊敬叔父的道理又在哪儿呢？’他会说：‘这是因为弟弟是享祭者的缘故。’你也说：‘因为乡里人处在客人的地位的缘故。尊敬兄长是长久不变的，对乡里人的尊敬只是一时的。’”

季子听说了这些话，说：“尊敬叔父是在一种外在条件下，尊敬弟弟是在另一种外在条件下，义的确是外在决定的，而不是从

内心发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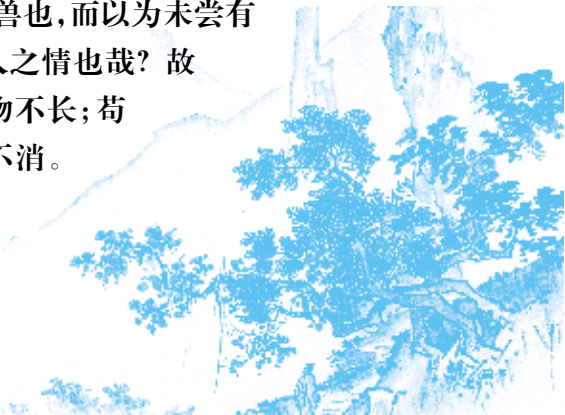
公都子说：“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凉水，那么饮食也是外在的吗？”

第六章

【原文】

孟子曰：“牛山^①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②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③，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④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注释】

- ①牛山：山名，在齐国国都临淄东南。
- ②国：国都。
- ③息：生长。
- ④萌蘖：萌芽。

【译文】

孟子说：“牛山上的树木曾经长得葱郁茂盛，因为它在大国国都的郊区，常被刀斧砍伐，哪能保持茂盛呢？虽然它日夜生长，受雨露滋润，也并非没有新枝叶生长出来，但牛羊又在山上放牧，因此它像现在这样光秃秃的。人们看见它光秃秃的样子，就认为从来没有好的木材生长在山上，这难道是牛山的本性吗？人与此类似，难道人没有仁义之心吗？他所以会失掉善良本心的原因，就像刀斧砍伐树木，天天砍伐它，树木还能够葱郁茂盛吗？尽管他日夜培养善心，接触清晨的清明之气，促成了他与别人有一些相近的好恶，然而第二天的所作所为，又将那点清明之气破坏了。反复地破坏，清明之气就不足以存留内心；内心没有存留清明之气，那么他离禽兽就不远了。人们看见他与禽兽无异，就以为他从来没有过好的资质，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因此，如果得到应有的养分，没有东西会不生长；如果失去了应有的养分，也没有东西会不消亡。孔子说：‘使用它就存在，舍弃它就消失；出与入没有定时，不知它的去向。’就是讲人心的吧！”

第七章

【原文】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译文】

孟子说：“难怪大王不明智，即使有十分容易生长的东西，曝晒它一天，再冷冻它十天，也没有能够活下来的。我见大王次数很少，我退下后那些进谗言的人又来了，齐王即使产生了一点仁政的念头，我又能做什么呢？比如下棋这种技艺，是小技艺，但不专心致志的话，也就学不到。弈秋，是全国下棋的高手。让弈秋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话。另一个虽然在听，却一心想着有天鹅飞来，想拿起弓箭去射它。虽然他与别人一起学习，但成绩却比不上别人。这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他人吗？我说，不是这样的。”

第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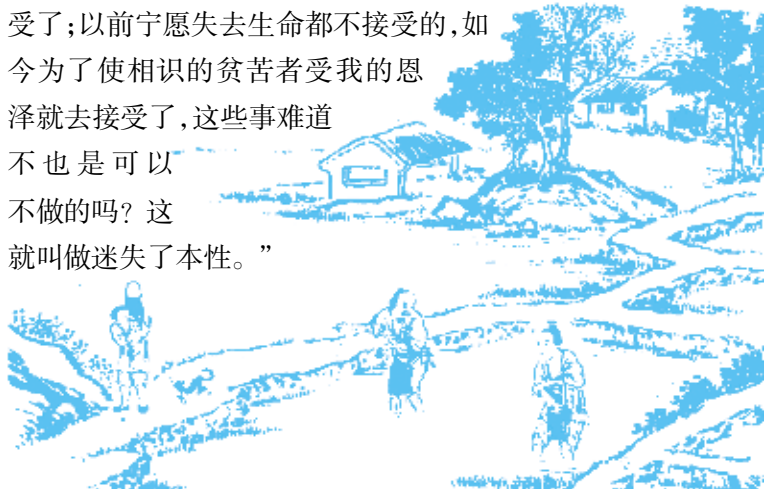
【原文】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噍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译文】

孟子说：“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两者不能同时得到，我宁愿舍弃鱼而选择熊掌。生命是我想要的，义也是我想要的，两者不能同时得到，我宁愿舍弃生命而选择义。生存也是

我所希望的,但我所珍爱的东西超过生命,所以我不苟且偷生;死亡也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东西超过了死亡,所以有的祸患我宁愿不逃避。假如人们所希望的东西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凡是保存生命的,有什么不用呢?假如人们所厌恶的东西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凡是避开灾祸的,有什么不做呢?以此看来,可以生存却没有使用,可以避开灾祸却没有做,是因为所珍爱的有超过了生命的,所厌恶的有超过了死亡的。不是只有贤者有这样的心志,人人都有,只是贤者能够不丧失罢了。一碗饭,一碗汤,得到它就可以活下去,得不到就会死去。呵斥着给别人,路上的行人不会接受;用脚踢着给别人,乞丐都不屑接受施舍。万钟粟米如果不依据礼义就接受了,万钟粟米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是为了豪华的住宅、妻妾的供养、相识的贫苦者受我的恩泽吗?以前宁愿失去生命都不接受的,如今为了豪华的住宅就接受了;以前宁愿失去生命都不接受的,如今为了妻妾的供养就接受了;以前宁愿失去生命都不接受的,如今为了使相识的贫苦者受我的恩泽就去接受了,这些事难道不也是可以不做吗?这就叫做迷失了本性。”



第九章

【原文】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仁，是人根本的良心；义，是人生平的大路。舍弃大路而不走，丧失了良心而不知道找回来，可悲啊！人丢失了鸡狗，尚且知道找回来，丧失了良心却不懂得要找回回来。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其他，只是寻找失去的良心罢了。”

第十章

【原文】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译文】

孟子说：“有一个人，他的无名指弯曲而不能伸直，但是并不

疼痛,也不妨碍做什么事情。如果有人能替他伸直,哪怕到秦国、楚国去治疗,他也不会觉得路途遥远,因为自己的指头比不上别人。指头不如人,就知道心中不舒服;自己的心不如别人,却觉得不舒服,这就叫做不知轻重。”

第十一章

【原文】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①，舍其梧橧^②，养其槭棘^③，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④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注释】

①场师：园丁。

②梧橧：梧，梧桐。橧，楸树。

③槭棘：小枣树和荆棘。

④狼疾人：此处指因小失大的人。狼疾，狼藉。

【译文】

孟子说：“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没有哪一个部位不爱护的。因为爱护所有的部位，所以所有的部位都能得到保养。没有一尺一寸的皮肤不受到爱护，所以也没有一尺一寸的皮肤不受到保养。看他保养得好不好，难道还有别的标准吗？关键是看他如何看待这一部位。人的身体中有贵贱之分、大小之分。不要因为小的去妨碍大的，不要因为贱的去妨碍贵的。只知保养身体中不重要部分的人就是小人，保养身体中重要部分的就是君子。有一个园丁，不种梧桐、楸树，却保留小枣树和荆棘，这肯定是一位糟糕的园丁。保养了自己的一根指头，却失去了肩背还不知道的，这肯定是个糊涂人。只知吃喝的人，人们都看不起他，因为他只满足自己的口腹而忘了自己的道德。吃饭的人总不能忘掉自己的道德，口腹的满足难道仅仅是为了口、腹那一小块地方吗？”

第十二章

【原文】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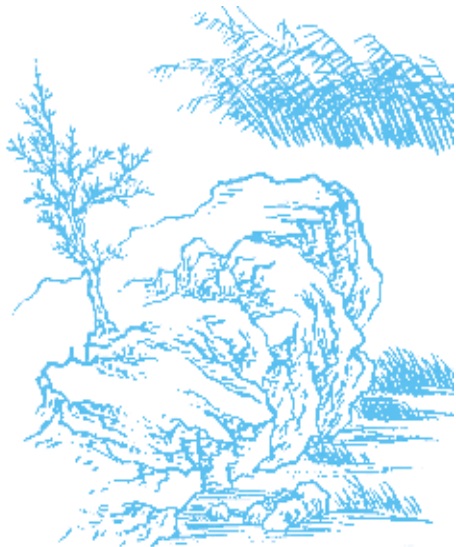
【译文】

公都子问道：“同样是人，有的成了人格高尚的人，有的却成了小人，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注意满足人的心志需求的，就是人格高尚的人；只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就是小人。”

公都子问：“同样是人，有人注意满足心志的需求，有人却仅满足生理的需求，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人的感觉器官，若不用心思考就会被外物所蒙蔽。外物蒙蔽了感觉器官，就会引导感觉器官放纵自己。心的功能是思考，用心思考就能得到人的善性，不思考就不能得到。这是天赋予我的。先把人心的重要地位树立起来，生理的欲求就无法占据它的位子，这样就成了人格高尚的人。”



告子下

第一章

【原文】

任人^①有问屋庐子²曰：“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

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与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

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³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⁴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珍⁵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珍，则不得食，则将珍之乎？鬻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注释】

①任人：任国人。

②屋庐子：名连，孟子的弟子。

③岑：高。

④翹：通“啻”，只，仅。

⑤綣：扭、转。

【译文】

有任国人问屋庐子：“礼仪与吃饭哪个更重要呢？”

屋庐子说：“礼仪更重要。”

任国人又问：“男女关系与礼仪哪一个更重要？”

屋庐子说：“礼仪更重要。”

任国人说：“按礼仪去找东西吃，就得饿死；不按礼仪找东西吃，就能吃到，一定要按照礼仪吗？按礼仪去迎亲，就娶不到妻子；不按礼仪去迎亲，就娶得到妻子，一定得按礼仪迎亲吗？”

屋庐子不能应答，第二天到邹国去，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什么难呢？不把握根本而去比较末端，一寸厚的木板放在高处可以使它比高楼还高。金属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一块小金属带钩的重量比一车羽毛的重量重吗？拿饮食的重要性与礼仪的细枝末节来比较，岂止是饮食的问题重要呢？拿男女关系的重要性与礼仪的轻微处来比较，岂止是男女关系重要？你去回答他：‘扭折兄长的手臂来夺食物，就可以得到食物，不扭折就没有东西吃，那么你会扭折兄长的手臂吗？翻过东边邻屋的墙去抢他家的姑娘，就可以得到妻子；不去抢，就得不到妻子，那么你会去抢她吗？’”

第二章

【原文】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汙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鲁繆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曰：“昔者王豹^①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②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



祭，燔肉不至，不税冕^③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注释】

- ①王豹：卫国善于唱歌的人。
②绵驹：齐国善于唱歌的人。
③税冕：脱帽。税，通“脱”。

【译文】

淳于髡说：“有人把名声和事业看得很重，这是有志于拯救天下的；有人不看重声名和事业，是想独善其身的。先生位在齐国三卿之中，名声和事业还没有得到齐王和下属的认可就离去了，仁者本来就这样吗？”

孟子说：“处在较低的地位上，不用自己的贤才去侍奉水平不高的人，伯夷是这样；五次到了商汤那里，又五次到了夏桀那里，伊尹是这样；不把侍奉不好的君王当成耻辱，也不推辞小官的，是柳下惠。三个人做法不同，但他们根本上是相同的。相同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仁爱。君子也就是仁爱罢了，为什么做法都一样呢？”

淳于髡说：“鲁缪公的时候，公仪休做鲁国国相，泄柳、子思做大臣，可鲁国被削弱的更加严重了。像这种情况说明贤人大概对国家没什么好处吧！”

孟子说：“虞国不重用百里奚就亡国了，秦穆公重用百里奚

从而称霸于诸侯。不用贤人国家就会灭亡，哪里仅仅是削弱呢？”

淳于髡说：“过去歌唱家王豹住在淇水附近，河西的人都善唱歌；绵驹住在高唐，齐国西部都善唱歌；华周和杞梁的妻子会哭她们的丈夫，国家的风俗因而改变。内在有什么内容一定会表现出来。做了事情而竟没什么功劳，我还从没见过。所以，齐国没有贤人，要是有的话，我一定能知道。”

孟子说：孔子任鲁国的司寇而不被信用：随从祭祀时，祭肉没有分给他，于是不脱下帽子就走了。不了解孔子的人认为是祭肉的缘故，了解孔子的人认为是礼的缘故。而孔子实在是想找小的过错出走，不想随便离去。君子的作为，一般人是不能理解的。”

第三章

【原文】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译文】

孟子说：“现在侍奉君主的人说：‘我能替君王开拓疆土，让

府库充实。’现在所说的良臣，是古代的民贼。君主不走正路，心中不仁爱，而想让这样的君主富有，就等于让桀那样的暴君富有。‘我能替国家交结友好的国家，打仗肯定能取胜。’现在所说的良臣，在古代叫做民贼。君王不走正路，心中没有仁爱，而却要替他打硬仗，这与辅助桀那样的暴君又有什么区别！用今天的办法，不改变今天的风气，即使把天下交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第四章

【原文】

孟子曰：“君子不亮^①，恶乎执？”

【注释】

①亮：同“谅”，守信用。

【译文】

孟子说：“君子要是不守信用，还凭借什么呢？”

第五章

【原文】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①，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注释】

①訑訑：拒绝接受别人善言的声音。

【译文】

鲁国想让乐正克执政。孟子说：“我听说这件事，高兴得睡不着觉。”

公孙丑问：“乐正克能力很强吗？”

孟子说：“不是的。”

公孙丑问：“乐正克能够深谋远虑吗？”

孟子说：“不是的。”

公孙丑问：“他知识渊博吗？”

孟子说：“也不是。”

公孙丑问：“那你为什么还高兴得睡不着呢？”

孟子说：“他这人喜欢采纳别人的善言。”

公孙丑问：“喜欢采纳善言就能治理国家吗？”

孟子说：“喜欢采纳善言，治理天下都会很从容，更何况是治理鲁国呢？一个人如果喜欢采纳善言，四海之内人们都会不远千里来告诉他好办法。一个人如果不愿意采纳别人好的意见，他就会说：‘嗯嗯，我已经知道了。’嗯嗯的声音和样子，能把人挡在千里之外。士人被挡在千里之外，拍马逢迎的人就到了跟前。跟拍马逢迎的人在一起，想治理好国家，可能吗？”

第六章

【原文】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之，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译文】

陈臻问：“古代的君子在什么情况下才出去做官呢？”

孟子说：“有三种情况可以出去做官，有三种情况可以辞职不干。君王恭敬地迎接自己，行为都符合礼节，并且说要实行自己的主张，这样就可以去做官了；君王恭敬倒是恭敬，但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就可以辞职。其次，虽没说要实行自己的主张，但是迎接自己时很恭敬，行为又都符合礼节，也可以去做官；这样的情况，礼数一亏就可辞职。最坏的情况是，早晚两顿饭都没有，饿得出不了门。君主知道了，说：‘我大的方面不能推行他的主张，又不能听从他的话，却让他在我的国土上挨饿，我觉得是耻辱。’周济他，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是免于饿死罢了。”



尽心上

第一章

【原文】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译文】

孟子说：“人能够充分扩张自己的善良本心，就会体会到人的本性。体会到人的本性，就会懂得天命了。保存自己的善良本心，培养自己的天赋本性，是为了正确地对待天命。无论短命还是长寿都忠实不二，勤修自身等待天命的到来，这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第二章

【原文】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①。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②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③死者，非正命也。”

【注释】

①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意为一切都由天命决定，循理所接受的，便是天命。

②岩墙：危墙。

③桎梏：脚镣、手铐等刑具。

【译文】

孟子说：“没有什么不是由天命决定的，顺应天命就会承担真正的天命。因此，了解天命的人不站在将要倒塌的墙壁下面。尽力按正道来做人然后死去的人，承担的是真正的天命；犯法而被处死的人，就没有承担真正的天命。”

第三章

【原文】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译文】

孟子说：“只有探求才能得到，舍弃就会失去，这种探求有益于获得，因为探求的对象即在自身中。探求虽然有一定的方法，能否获得却在于天命，这种求索无益于获得，因为探求的对象在自身之外。”

第四章

【原文】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译文】

孟子说：“万事万物之理，我自身都具备了。反求存在于自己的本心，按本心诚实地去做，再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努力地推己及人去做，对仁德的求索再没有比这更近的了。”

第五章

【原文】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译文】

孟子说：“做了事却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天天习以为常都不知道所以然，一生都按着这条道去走却不想想这条是什么道的，这种人是普通人。”

第六章

【原文】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译文】

孟子说：“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对无耻感到羞耻，就没有耻辱了。”

第七章

【原文】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译文】

孟子说：“要等到文王这样的贤主出现才奋发的人，是一般人。杰出的人物，即使没有文王出现，也能自觉地奋发。”

第八章

【原文】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



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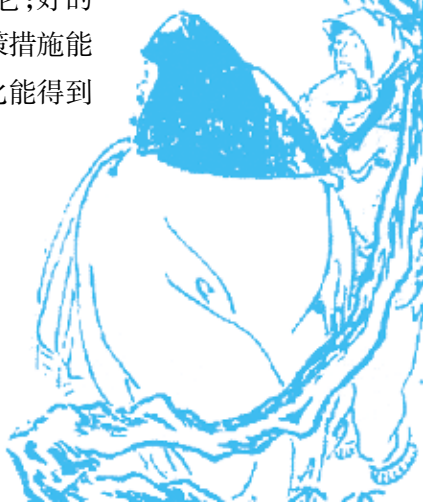
【译文】

孟子说：“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望那么深入人心，好的政策不如好的教化得到民众的拥护。好的政策，百姓害怕它；好的教化，百姓喜爱它。好的政策措施能获得百姓的财物，好的教化能得到百姓的心。”

第九章

【原文】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不做不应当做的事，不贪求不应当得到的东西，一个人这样做就可以了。”

第十章

【原文】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译文】

孟子说：“有侍奉君主的人，他们侍奉君主以讨君主欢心为乐；有安定社稷的人，他们以安定社稷为乐；有顺应天理的人，他们是因为大道能在天下行得通才去苦干的人；有伟大的人，他们是先端正自己再去规范别人的人。”

第十一章

【原文】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译文】

孟子说：“君子有三种快乐，但是称王天下不在这当中。父母都健在、兄弟没有灾祸疾病，这是一种快乐；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人，这是第二种快乐；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然后来教导培养他们，这是第三种快乐。君子有这三种快乐，但是称王天下不在其中！”

第十二章

【原文】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译文】

孟子说：“肚子饿的人吃东西觉得美味，口渴的人喝东西觉得甘甜，这样实际上没有尝到食物的原本滋味，这是因为受了饥渴之害。难道只是嘴巴和肚子受饥渴之害吗？人的心里都有类似的损害。人能够不让饥渴之害发展成为心害，那么就不用担心自己比不上别人了。”

第十三章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

德者，有达财^①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②者。此五者，君子之所教也。”

【注释】

①达财：让人发挥自己的才能。财，通“才”。

②私淑艾：私下喜欢而去学习研究。

【译文】

孟子说：“君子教育人的方法有五种：有像及时雨让人不知不觉间起变化的，有能够提高道德修养的，有能发挥学生的才能的，有是回答学生的疑问的，也有以学识风范感化他人而使之成为私淑弟子的。这五种情况，就是君子教育人的方法。”

尽心下

第一章

【原文】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译文】

孟子说：“梁惠王很不仁啊！仁爱的人把所喜爱的推及到所不喜爱的，不仁爱的人把他所不喜爱的推及到所喜爱的身上。”

公孙丑问：“为什么这样说呢？”

孟子说：“梁惠王为了扩张领土的缘故，让百姓战死沙场，尸骨糜烂，驱使他们作战。打了大败仗，准备再次出战，害怕百姓不能忍受，所以驱使他喜爱的子弟去献身，这样就叫做把他所不喜爱的推及到喜爱的身上。”

第二章

【原文】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译文】

孟子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相对来说，那个国君比这个国君稍好一些，是有的。征伐，是上面的天子讨伐下面不义的诸侯，同等级的国家是不能互相征伐的。”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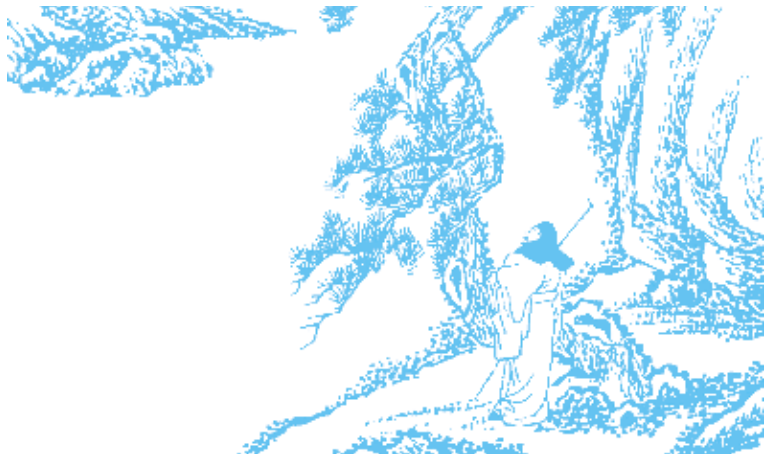
【原文】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①，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②也？”

【注释】

①《武成》：《尚书》的篇名。

②杵：舂米的木棒。



【译文】

孟子说：“全部都相信《尚书》，就不如没有《尚书》的好。我在《武成》里只不过采用了它两三个竹简上的记叙罢了。仁德的人在天下是没有敌手的，用最仁德去讨伐最不仁德，怎么会血流成河把舂米的木棒漂走呢？”

第四章

【原文】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译文】

孟子说：“有人说‘我善于摆阵，我善于征战’，这是大罪过。国君喜爱仁道，天下就没有敌手了。商汤起义时，向南征伐，北方狄人就埋怨；向东征伐，西边夷人就抱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周武王讨伐殷纣时，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王对百姓说：‘不要害怕！我是来使你们安定的，不是与百姓为敌的。’百姓像山倒塌一样叩头行礼。征是正的意思，各个地方的人都想要仁义匡正自己的国家，哪里还用得上打仗呢？”

第五章

【原文】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译文】

孟子说：“木匠和制造车轮、车厢的工匠把规矩法度传授给别人，但是不能使别人获得高超的技巧。”

第六章

【原文】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译文】

孟子说：“自身不依从道德，妻子儿女也不会依从道德；使唤别人不合于道，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使唤不来。”

第七章**【原文】**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译文】

孟子说：“平时充分积累财货的人，荒年也不能使他困窘；平时品行修养深厚的人，乱世也不会使他迷失本性。”

第八章**【原文】**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

【译文】

孟子说：“喜欢好名声的人，能够让出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即使叫他让出一碗饭、一碗汤，他也会表现出不高兴的神情。”

第九章

【原文】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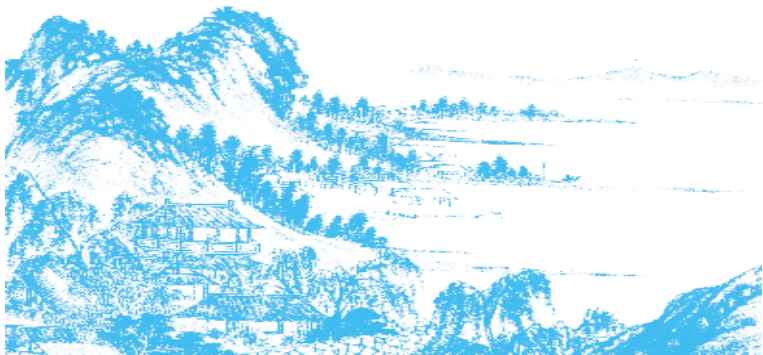
【译文】

孟子说：“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说：‘我们要慢慢地走啊。’这是离开祖国的方式。他离开齐国时，淘米水还没滤干就走了，这是离开别的国家的方式。”

第十章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译文】

孟子说：“孔子之所以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是因为上上下下没有能接受他的人。”

第十一章

【原文】

貉稽^①曰：“稽大不理于口^②。”

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③’，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④’，文王也。”

【注释】

①貉稽：姓貉名稽。

②不理于口：不顺于众人之言，被很多人诽谤。

③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语出《诗经·邶风·柏舟》。悄悄，忧愁的样子。

④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语出《诗经·大雅·绵》。肆，发语词。殄，断绝。问，名声。

【译文】

貉稽说：“我在众人中的名声不好。”

孟子说：“这没什么妨碍，士人就讨厌多嘴多舌说人坏话的人。《诗经》上说‘我内心很忧愁，我被众多小人讨厌’，孔子就是这样；‘没能断绝他们的恼怒，可也没损害自己的名声’，周文王就是这样。”

“捐书换新书，
情系农村娃”

捐书200万元

爱心

公益活动

更多产品敬请关注同源文化官方网站：

www.tywhcc.com

中国最大的少儿图书免费在线阅读网站：

www.xiaobenxiong.net



囊括经史子集
弘扬国学经典



定价：10.00元